

新民說十三

中國之新民

第十二節之續 論自尊

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於禽獸。人有法律。而禽獸無之也。文明人何以尊於野蠻。文明人能與法律相浹。而野蠻不能也。十人能自治。則此十人者在其鄉市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鄉市。百人能自治。則此百人者在其省郡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省郡。千人萬人能自治。則此千人萬人者在其國中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國。數十百千萬人能自治。則此數十百千萬人者在世界中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全世界。其在古代斯巴達。以不滿萬人之國。而獨尊於希臘。其在現世英國。人口不過中國十五分之一。而尊於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強法律之觀念。重耳。蓋人也者。必非能以一人而自尊者也。故必其羣尊。然後羣內之人。與之俱尊。而彼此自治力不足。則羣且不成。尊於何。有我中國人格。所以日趨於卑賤。其

病源皆坐於是。

凡自尊者必自立。莊子曰：「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夫大同太平之極必無一人焉能有人亦無一人焉見有於人。泰西之治令猶未至也。而中國則更甚焉。其人非有人者則見有於人者。故君有民民見有於君。父有子子見有於父。夫有婦婦見有於夫。一室之中主有僕僕見有於主。一舖店之中股東有伴傭傭見有於股東。一黨派之中黨魁有徒眾徒眾見有於黨魁。通四百兆人而計之大率有人者百之一見有於人者百之九十九。而此所謂有人者時又更有他人焉。從而看之。如婦見有於夫其夫或見有見有於其所屬之舖店之主人衙署之長官。而彼等又見有於二民賊之類。若是者其級數無量不可思議。雖恒河沙世界中一一蓮花一一花中一一佛一一佛身一一口一一口中一一舌說之猶不能盡。若是乎吾國中雖有四百兆人而其見有於人者實三百九十九兆強也。凡見有於人者則喪其人格。泰西慣例婦人大率無選舉權以其見有於男子也。餘仿此。若是乎則此四百兆人中能保存人格者復幾何哉。是安得不瞿然驚也。夫吾之為此言非謂欲使人盡去其所尊所親者而倔强跋扈以為高也。乃正所以為合羣計也。凡一羣之中必其人皆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以愛情自貫聯之以法律自部勒之。斯其羣乃強有力。不然則羣雖眾而所倚賴者不

過○一○二○人○則○仍○只○能○謂○之○一○二○人○不○能○謂○之○羣○也○有○兩○家○於○此○甲○家○則○父○母○妻○子○兄○弟○皆○能○有○所○業○以○食○力○餘○粟○餘○布○各○盡○其○材○乙○家○則○仰○事○俯○畜○皆○責○望○於○一○人○則○其○家○之○孰○榮○孰○悴○豈○待○問○也○有○兩○軍○於○此○甲○軍○則○卒○伍○皆○知○兵○不○待○指○揮○而○各○人○之○意○見○既○與○主○帥○相○針○射○號○令○一○下○則○人○人○如○其○心○中○所○欲○發○乙○軍○則○惟○恃○一○二○勇○悍○之○首○領○而○他○如○木○雞○然○則○其○軍○之○孰○贏○孰○負○豈○待○問○也○夫○家○庭○與○軍○伍○其○制○裁○之○當○嚴○整○殆○視○他○種○社○會○爲○尤○要○矣○而○其○自○立○方○之○萬○不○可○缺○也○猶○如○此○故○凡○有○自○尊○思○想○不○欲○玷○辱○彼○蒼○所○以○予○我○之○人○格○者○必○以○先○求○自○立○爲○第○一○要○義○自○立○之○具○不○一○端○其○最○顯○要○者○則○生○計○上○之○自○勞○自○活○與○學○問○上○之○自○修○自○進○也○力○能○養○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養○學○能○濟○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濟○苟○不○爾○者○欲○不○倚○賴○人○烏○可○得○也○專○倚○賴○人○而○欲○不○見○有○於○人○烏○可○得○也○夫○倚○賴○人○非○必○志○士○之○所○諱○也○然○我○有○所○倚○賴○於○他○他○亦○有○所○倚○赖○於○我○互○相○倚○而○羣○之○形○乃○固○焉○若○一○則○專○爲○倚○賴○者○一○則○專○爲○被○倚○赖○者○其○羣○未○有○能○立○即○立○未○有○能○久○者○也○英○人○常○自○誇○曰○「他○國○之○學○校○可○以○教○成○許○多○博○士○學○士○我○英○之○學○校○則○只○能○教○成○一○人○」而○已○「一○人○者○何○人○格○之○謂○也○而○求

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能。養。成。此。人。格。者。則。惟。授。之。實。業。而。使。之。可。以。自。活。授。之。常。識。而。使。之。可。以。自。謀。而。益。格。魯。撒。遜。人。種。所。以。高。掌。遠。蹠。於。全。世。界。能。有。人。而。不。見。有。於。人。者。皆。恃。此。焉。矣。

凡。自。尊。者。必。自。牧。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自。牧。與。自。尊。寧。非。反。對。之。兩。極。端。耶。雖。然。有。說。焉。自。尊。云。者。非。尊。其。區。區。七。尺。也。尊。其。為。國。民。之。一。分。子。人。類。之。一。阿。屯。也。故。凡。為。國。民。一。分。子。人。類。一。阿。屯。者。皆。必。如。其。所。尊。以。尊。之。故。惟。自。尊。者。為。能。尊。人。臨。深。以。為。高。加。少。以。為。多。其。為。高。與。多。也。亦。僅。矣。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其。為。生。與。存。也。亦。殆。矣。故。夫。沾。沾。一。得。趾。高。氣。揚。者。其。必。器。小。易。盈。之。細。人。也。甚。或。人。之。有。技。媚。嫉。以。惡。者。其。必。濁。卑。下。流。之。鄙。夫。也。細。人。鄙。夫。其。去。自。尊。之。道。不。亦。遠。乎。吾。觀。夫。西。人。之。所。謂

Gentleman

此字中國語無確譯俾斯麥嘗謂此英語中最高意味之字也若強譯之則君子二字庶乎近焉

者。其。接。人。也。皆。有。特。別。一。種。溫。良

恭。儉。讓。之。德。雖。對。婢。僕。其。禮。逾。恭。有。所。命。令。必。曰。Please

含懇請之意

有所取求必曰Thank

也。謝。蓋。重。人。者。人。恒。重。之。侮。人。者。人。恒。侮。之。勢。必。然。矣。况。夫。人。也。者。參。天。兩。地。列。為。

三。才。吾。之。能。保。存。其。高。尚。之。資。格。也。不。過。適。完。其。分。際。上。應。盡。之。義。務。而。何。足。以。自。炫。

耀也。是故欲立立人。先聖所以垂訓。貢高我慢。世尊所以設戒。

凡自尊者必自任一羣之人芸芸也。而於其中有獨爲羣內之所崇拜者。此必非可以力爭而術取也。必其所負於本羣之責。獨重而其任之也。獨勞則衆人之所以酬之者。自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其自任也。非欲人之尊我。而以此爲釣也。彼實自認其天職之不可以不盡。苟不爾者。則爲自貶。爲自污。爲自棄。爲道義上之自鬻。爲精神上之自戕。是故逾自尊者。逾自任者。逾自尊。自尊之極。乃有如伊尹所謂天民先覺。如孟子所謂舍我其誰。如佛所謂普度衆生。爲一大事出世。豈抹煞衆人以爲莫己若哉。蓋見夫己之責任。則已如是。而他人之能如是與否。且勿暇計也。抑吾嘗見夫老朽名士。與輕薄少年之自尊矣。撫拾區區口耳四寸之學問。吐出訑訑氣。傲萬丈之言詞。日無餘子。而我躬亦不知何存。口有千秋。而雙肩則不能容物。吾昔曾爲呵旁觀者文。內一條寫其形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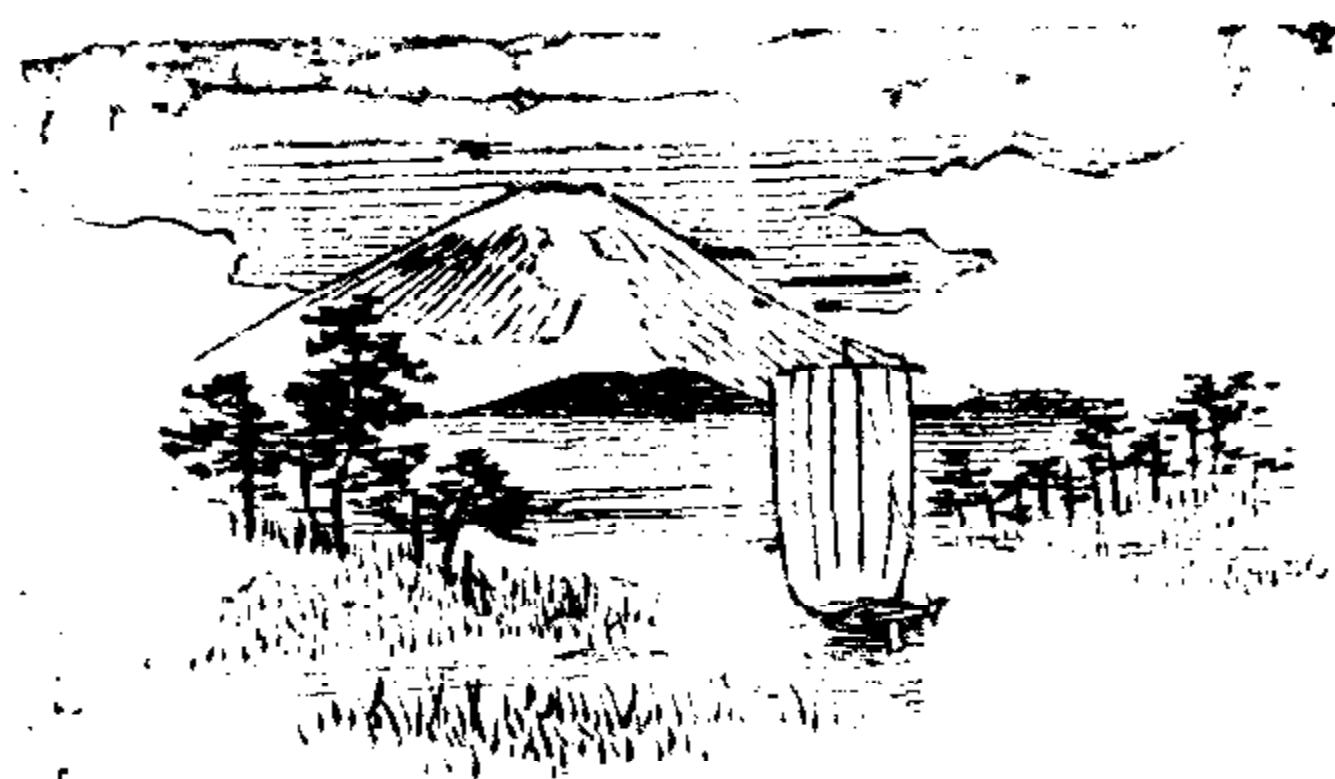
四日笑罵派。中畧。既罵維新。亦罵守舊。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

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己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揆擊。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中畧)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嗟夫。自尊者。本人道最不可缺之德。而在今日之中國。此二字幾成詬病之名詞者。皆此等偽自尊者之爲累也。諺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夫周公何人也。孔聖人何人也。顧同此員趾。同此方官。同此五支。同此四而必曰此也者。彼之責任非我之責任也。天下之不自愛。孰有過是也。而若之何。彼偽自尊者。竟奉此語爲不二法門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吾今者爲我國民陳自尊之義。吾安保無誤讀之以長其暴慢鄙倍之氣。增其驕盈予智之心。以爲公德累爲合羣蠹者。雖然。吾既略陳其界說。爲自尊二字下一定義。吾敢申言之曰：凡不自愛。不自治。不自立。不自

牧不自任者。決非能自尊之人也。五者缺一而猶施。施然自尊者。則自尊主義之罪人也。嗟乎。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壺。吾深憂夫人人自尊之有流弊。吾尤憂乎人人不自尊。而此四百兆人者。且自以奴隸牛馬爲受生於天之分內事。而此種自屈辱以倚賴他人之劣根性。今日施諸甲。明日即可以施諸乙。今日施諸室內。明日即可以施諸路人。施諸仇敵。嗚呼。吾每接見夫客之自燕來者。問以吾國民近日對外之情狀。未嘗不淚潄潄下也。嗚呼。吾又安能已於言哉。



格致學沿革考略

(續第十號)

中國之新民

第二節之續 中古格致學史

哥倫布士 1451-1506 尋出阿美利加洲以來。既有許多新奇生物。足供博物之資。而方位角變化之發明。亦實自此君始。惟伏角之變化。則哈爾特曼 1480-1564 之所發見也。

十四世紀亞兒迦美最盛之時代。考出種種物質甚衆。當時有華靈毡士者。大名鼎鼎之學者也。嘗考出安支孟以爲一種原質之中。有許多化合物生焉。其所說明。與近來之說不同。彼謂物質可以互相變化。又於迦比爾所定硫黃水銀兩原質之外。加以鹽爲第三原質。然則據迦比爾及華靈毡士之說。是化學一定之物質。非各自獨立。不過某種物質內。有一種特質附之耳。華靈毡士之三原質。比亞里士多德之四原質。稍爲進步。以其基于實驗者多也。

華靈、毡、士、研究、鹽、類。實為藥學時代之先河。藥學時代。以製出貴重藥品為務者也。其專門名家。有巴拉舍呂士 1493-1541 黃耶孟德 1577-1644 彼等不特能多製藥品而已。巴氏既能發明水質。黃氏又能發明無水炭酸。謂凡物發酵之際。而無水炭酸。生焉。化學上。氣質之名。由黃氏所命也。

其在天文。則自歌白尼所著天文學一書出世。於是星學為一大進步。彼嘗疑勃列摩士所列之天文統系。過于複襍。與自然界純一美麗之公例不合。因殫精覃思。深考其故。卒創純一統系之說。以為地球繞日周轉。此其說實前者亞歷山德亞學校之學者所曾見及也。彼所持論。身後始公于世。故得幸免于危難。而信其說者尙寡。此亦有故焉。蓋當時未明吸力之用。故人人皆疑曰。地球苟常繞動。則拋物於上者。何以其物復墜於下乎。星學大家哲可勃辣亦以此故。不採其說。猶以為五緯星繞太陽。而太陽繞地球。此實前者利瑪竇輩所傳授中國之天文說也。雖然。歌白尼既能詳細考察。其說遂為後世信諸不拉 1546-1601 之所憑藉。當時又有拿俾 1550-1617 普立俄 1556-1631 等發明對數之理。以測算星學。使學者事半功倍。至辣因荷 1511-1553 遂採用歌

白尼所定統系。作星學表。及法皇俄列哥里第十三。爲防耶穌生日有所變亂。因於一千五百八十二年。改正曆學。所謂俄列哥里曆是也。自是所謂舊曆者。唯藉俄羅斯用之。儻保殘喘耳。

哲可勃辣耶所以反對地球繞運之說者。以不審繞動之定例也。至卑聶剔治 1530-1550 始證明圓體運動。由于兩直線運動之結果。謂物體既欲自線之盡處離去。而爲離心力。又常向于中心。而爲向心力者也。雖然。其所說尙未能使此問題了無疑義。及布爾諾 1550-1600 因見自船檣上拋物向下。不問其船之動定。所落常在于一處。遂持此例以駁哲可勃辣。謂歌白尼之說。顛撲不磨。其引證可謂直捷明切。乃當時守舊者流。謂爲違背教義。處以焚刑。真理與僞理不相容。新學與舊學常相搏。古今同慨矣。動力之定例。至斯的文 1548-1620 而益發明。力之爲三角形。亦彼所創說也。其所言流質之壓力。及流質中物體之平均。皆獨有心得。惜其所著書。用荷蘭語。故當時之人。未能盛傳其說。真遺憾也。

其在光學。則摩羅臘士 1494-1575 始研究光線之屈折。嘗述眼球中「靈珠」之作用。更

釋近視遠視之理。其後有達坡陀。1538-1615 亦肆力于光學者。

其在磁氣學電學則希爾巴。1540-1603 以地球磁石說見稱於時。其所持之說後經赫松。1611 拔豐。1584-1622 之推論遂確定焉。希爾巴知玻璃硫黃之類。摩擦至熱皆可以攝取輕物。名其質曰電氣。其智識又比德黎進一步矣。

其時英國碩儒倍根。1561-1626 出焉。嘗著一書論講求科學之方針。以爲欲明真理。當自實驗始。不可任意推測。循臆見以武斷。雖然其書未爲當時所重也。

其在生物學當亞里士多德學說披靡一世之時。有欲將一切新智識融會而貫通之者三人焉。曰德瑪康鎮布。1186-1263 曰亞比波士撻。1193-1280 曰文貞波威。1264 卒。皆留意於物種分類。有所發明。而華渣里堯。1514 以醫學聞。專力解剖之術。指出人類與他種動物骨骼之差異。以正雅靈士之誤。偶因解剖人體。政府惡之。將處極刑。倖而得免。是實新解剖學之始祖也。

家士尼。1516-1565 德國人也。能通希臘拉丁法蘭西意大利英吉利語。漫遊諸國。查考「符羅刺」及「符歐那」。始作動物標本室。及植物園。查驗植物之可充藥用者。幾中

毒死。著一書詳言動物之出產情狀習慣。皆得自實驗。或其友人之實驗者。實今世動物學之初祖也。彼於植物亦盡心考究。爲之分類。以花與種爲基礎。又嘗查地中鑛產及花岡石火成石水成石等。著有專書。而迦渣片士分植物爲草本木本。又因種子而分爲十五類。學者知雄花之作用。實自彼始。而精細查考。盡窺其奧。則至近世卡米拉琉始告成功。

以上叙中古格致學史竟。其時代斷自十六世紀之前半。實爲過渡時代。其於各科一定之統系。未能確立也。

第三節 近古格致學史

近古格致學。各有專門。皆不泥于舊說。大有進步。其在星學。則有卡利列。1564-1642。創造千里鏡。以上觀天象。考出木星之衛星。即繞木星之月也。又知月中有山。知天河爲衆星集合之地。知土星有光環繞之。因見太陽之黑點。而知其繞本軸自轉。遂敢犯舊教之所忌。遽將歌白尼之說。公之於世。以此獲罪下獄。後僅得免。當時又有吉布列者。1571-1630。因哲可勃辣之所測。推出三定例焉。卡利列之千里鏡。以凸面靈珠與凹面靈

珠相合而成。彼乃改用兩凸面靈珠。以便於觀測。至其身世所遇之艱難。與卡利列同慨。

卡利列不特於光學星學。能考出新理而已。彼以爲物之下墜。無論如何物體。其速率必同。因著爲拋物公例。其動力平行四邊形。亦其所創見。與葛珊智 1592-1655 笛卡兒 1596-1650 所謂慣性定例。共爲力學基礎。擺子之理。彼自少年已從事研究。後欲利用之以製鐘表。考出擺子長短與振動時刻。大有關係。其後李舍又知緯度不同者。振動時間爲之差異。於是擺子之公式與重力之加速度始可得而算焉。

卡利列又創造寒暑針。或曰其弟子威華尼所作或曰德列比若符辣特所發明皆非也乃利用空氣之膨脹者。其弟子復改

訂之。至啡芝能第二 1610-1670 始用酒精以造流質寒暑針。

卡利列雖知空氣確有重量。而就其壓力實驗有得者。則其弟子德里舍利之力也。1608-1648 其後伯利耶因巴卡爾 1623-1662 之說而詳察之。益足證明其所實驗之不誤。晴雨表於是乎作。

同時有培兒 1626-1691 及瑪利乙 1620-1684 考出氣質之壓力與體積。凡在一定溫

度之下。則有一定之關係。是爲壓力表之根據。亞孟頓 1683-1705 考出在一定容積之下。其壓力與溫度有一定之關係。而空氣寒暑針。益加改良。至十九世紀迦婁薩及達爾頓復發明此理。世人遂不復知爲亞孟頓之創作。可謂數典忘其祖矣。迦婁薩嘗言是沙兒所考得者

卡利列名滿一時。各國負笈從遊者日衆。而最稱高足弟子者爲迦立迦 1602-1686 嘗創造空氣噴水筒。又嘗作起電機。知以小物投之。爲其所吸。復旋爲所距云。

近古格致學第一名家。當推奈端。稍治斯學者。所能知也。卡利列卒之年 1686 而奈端生。住世八十五年。以千七百二十七年。荷學界非常之榮譽以卒。奈端因吉布列之三定例。闡明吸力公理。而利用之以測算天體之質量。又發明潮汐與吸力相關之理。不特爲天算學一切之基礎。而於思想界亦有絕大之影響焉。又說明物質化合之理。蓋奈氏以前考物質者。常斷斷焉於質原之平面。或凸凹面。以爲於化分大有關係。自奈氏出。始知爲無用云。

吉布列之三定例。其(一)謂各行星以太陽爲中心。而成橢圓形之運動。奈端演之曰。行星動於中心周圍之力。因其與中心距離平方爲反比例。而各生差異也。其(二)謂

八

橢圓之面積與行星運動歸原之時刻成比例奈端演之曰使行星常從於其軌道之力即所以使其常向於太陽也（其二）謂行星之距離及歸原時刻常結合於一定例之下奈端演之曰凡行星之吸力常向於太陽非有差異但因其吸力與中心之距離之差而變其形耳奈氏此三定例之發明實爲百世以下言力學者所莫能難也惟圓體運動擺子運動之法則則其功不可不歸諸海京士 1629-1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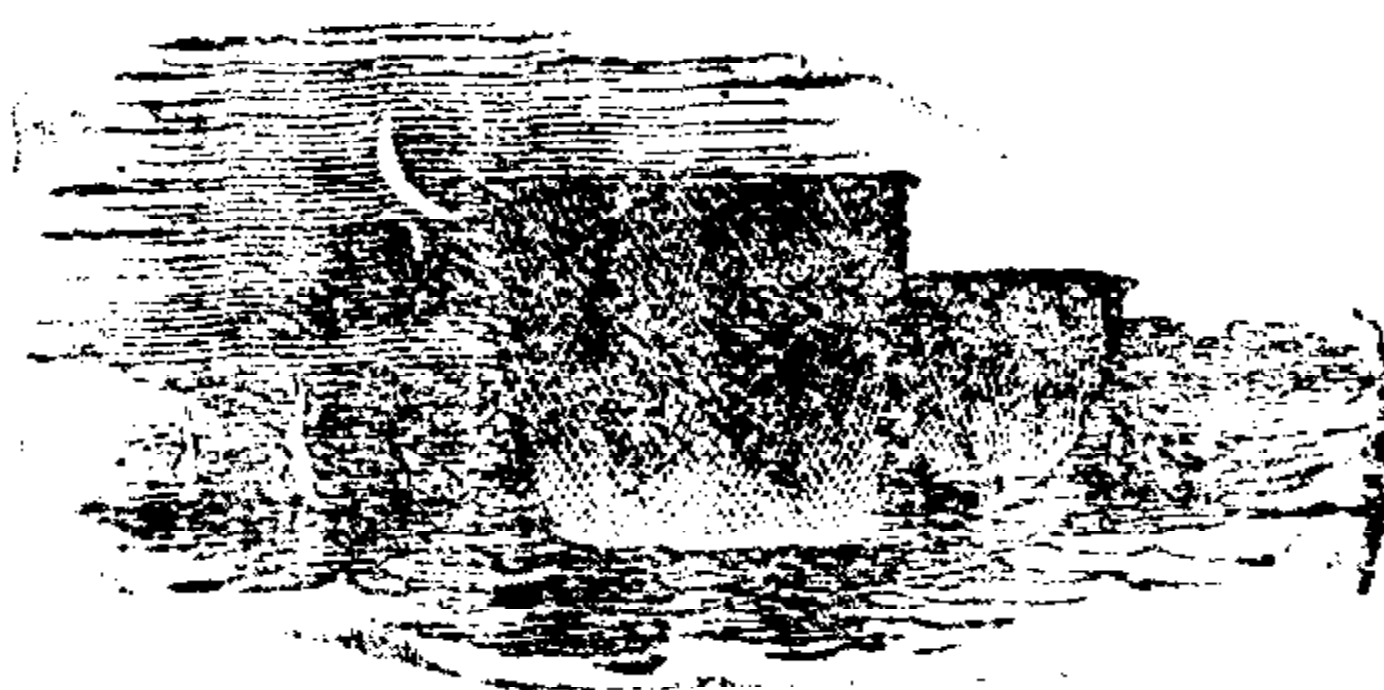
海京士於實用力學勞績最著者爲創造時辰表一事自卡利列及其弟子屢思作時表種種計畫卒未能成海京士不惟能造成懸擺之時表而更研究彈性之作用創爲法條之時表而當時助其成功發明彈性與等時性之原理者則福喀氏 1626-1703也奈端與海京士皆於光學上大有所盡力奈端發明光之分散有一定原則使笛卡兒以虹證光之說益加完備獨其考光色分散之量與屈折之量相比例謂屈折望遠鏡到底不能臻於精巧是其謬誤也後此荷爾及多倫德 1706-1791 嘗駁正之其時奈端主張光之射出海京士主張光之波動皆與希臘時代學者所論異其撰至十七世紀之末射出說最有力故奈端之盛名終非海京士所能及也

顯微鏡之改良。自福喀始。相傳創作之者爲顏星氏然。據卡利列所說。則一六二二年。羅馬已有其物。則其發明之在前古。可以概見。但自福喀以後。顯微望遠兩鏡之製造。皆大有進步云。

笛卡兒曾關於光之速度有所論述。至黎美爾 1644-1710 指正其誤。後五十年復有布辣德黎者言光之蒙氣。因以算其速率。愈得精確。而此蒙氣說。又爲地動說添一有力之論據。

寒暑表漲落之學理。至法靈海特 1686-1736 黎阿迷爾 1683-1757 沙晁 1701-1744 三氏而始大成。寒暑表之盛行。實自茲始。

(此節未完)



歷史

新史學四

中國之新民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續懸談一)

歷史者何。叙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歷史。何以故。歷史生於人羣而人之所以能羣。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歷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夫羣與羣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無如排於外者不劇。則結於內者不牢。結於內者不牢。則其羣終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譽之位置於歷史上。以故世界日益進步。而種族之論亦日益昌明。嗚呼。後乎此者。其有種界盡破。萬國大同之邦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則雖謂人種問題為全世界獨一無二之問題。非過言也。

有「歷史的」人種。有「非歷史的」人種。等是人種也。而歷史的非歷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結者爲歷史的。不能自結者爲非歷史的。何以故。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排人者則能擴張本種以侵蝕他種。駸駸焉。壟斷世界歷史之舞臺。排於人者則本種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擴張於外而且澌滅於內。尋至失其歷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臺爲他人所占。故夫叙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叙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

近世言人種學者。其論不一。或主張一元說。而以爲世界只有一人種。或主張多元說。而區分爲四種。康爲五種。布曼爲六種。巴科爲七種。韓爲八種。亞加其多者乃至十一種。十五種。十六種。二十二種。六十種。其最多者分爲六十三種。巴甚者以言語之分而區

爲一千乃至二千餘人種。然今所通行。則五種之說。所謂黃色種。白色種。棕色種。黑色種。紅色種是也。或以南洋羣島。太平洋羣島。紐西崙諸土人。及中亞美利加之土人。合於黃種。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於黑種。而成爲三大種。今勿具論。要之緣附於此。搏員與上之千五百兆生靈。其可以稱爲歷史的人種者。不過黃白兩族而已。今條其派別如下。

種人的史歷

(一) 黃種

(甲)

中國人
日本人
朝鮮人
暹羅人
其他亞細亞東部之人

(乙)

蒙古人
韃靼人
鮮卑人 (即今西伯利亞人)
其他亞細亞北部中部之人

(丙)

土耳其人
匈牙利人
其他在歐洲之黃種人

(甲) 哈密忒人種

Hamitic

埃及人
里比亞人
哥士人 (居阿刺伯及埃及之南)

(乙) 沁密忒人種

Semitic

亞西里亞人
巴比倫人
腓尼西亞人
希伯來人 (猶太及以色列)
亞刺伯人

(二) 白種

(丙) 阿利安人種

Aryan

亞細亞之部

(一) 印度人

(二) 伊蘭人

Iranic

希臘人

羅馬人

法蘭西人
伊太利人
西班牙葡萄牙人

米底亞人
波斯人

歐羅巴之部

(一) 峨特忒人

Celtic

那威人
瑞典人
丁抹人
德意志人
荷蘭人
英人

(二) 條頓人

Thutonic

俄羅斯人

(三) 斯頓夫人

Slavonic

波蘭人
波希米亞人
塞爾維亞人
其他

(多居奧)
(大利)

同爲歷史的人種也。而有「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於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爲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係。而求其足以當此名者。其後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中之阿利安種。而於其中復分爲兩大時期。前期爲阿利安種與哈密忒沁密忒兩種合力運動時代。後期爲阿利安種獨力運動時代。於前期之中。復分爲三小時期。一哈密忒全盛時代。二沁密忒全盛時代。三阿利安與哈密融合時代。於後期之中。亦分爲三小時期。一臘希羅馬人時代。二條頓人時代。三斯拉夫人時代。

所謂各時代者。非此時代終而彼時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後時代中仍抱前時代之餘波。前時代中已含前代之種子。不過就其大勢略區別之。取便稱呼耳。觀下文自明。

試略論之。

以狹義言之。則歐羅巴文明實爲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歐羅巴文明何自起。其發明光大之者。爲阿利安民族。其組織而導引之者。爲哈密忒與沁密忒之兩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統也。則其統不得不託始於哈密忒人代表。

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實現於距今四五千年以前。於金字塔觀其工藝之

偉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之墳陵也。其最大者容積七千四百萬立方英尺。底闊七百六十四英尺。側表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運如許重大之石材。上舉於數百丈之高處。則其時工械力之大。可想

於木乃伊。想其化學之發明。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屍體。以藥物浸裹之。使其不朽。至今猶有存者。則當時之人。已明化學。可以概見。尼羅河畔。實歷

史上最榮譽之紀念場哉。自摩西為埃及王女所收養。徧學其教術。吸取其智識。既乃

率同族以開猶太。詳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是泌密忒文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其餘巴比倫敘利亞文明。亦得力於埃及。不少。史家

能言希臘古哲。如德黎。Thales 如畢達哥拉。Pythagoras 如梭倫。Solon 如德謨吉來圖。Democritus 如柏拉圖。Platon 皆嘗受教於埃及。僧侶而德謨吉來圖。柏拉圖二氏。且

躬自游歷埃及。而過狄加人。希臘四大之宗教。及其羣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遺跡。是阿利

安文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故今日歐洲文明。以希臘為父。以泌密忒為祖。以哈密忒

為祖之所自出。雖然。哈密忒人能創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泌密忒人能創造之。且能

傳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創造之。能傳播之。且最能取法於人者也。故三族之優劣勝

敗。於此判焉矣。

哈密忒於世界文明。僅有間接之關係。至泌密忒而始有直接之關係。當希臘人文未

敗。於此判焉矣。

發達之始。其政治學術宗教。卓然有牢籠一世之概者。厥惟亞西里亞或譯敘利亞。腓尼西亞諸國。希密忒人。實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猶太教起於是。基督教起於是。回教起於是。希臘古代之神話。其神名及其祭禮。無一不自亞西里亞腓尼西亞而來。新舊巴比倫之文學美術。影響於後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亞之政體。純然共和政治。為希臘所取法。其商業及航海術亦然。且以貿易之力。傳播其文明。直普及於意大利。作羅馬民族之先驅。故腓尼西亞國雖小。而關係於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來人之有摩西耶穌兩教主。其勢力浸潤全歐人民之腦中者。更不待論矣。故世界史正統之第二段。在希密忒人。而亞里西巴比倫希伯來為其主腦。腓尼西亞為其樞機。

其在第三段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則希臘也。希臘代表阿利安種之一部。其民族則土著之「畢拉士治」*Pelasgians*。人與西遷之阿利安人

阿利安分亞洲之部歐洲之部兩者已詳前表希臘之阿利安則自伊蘭高原西來者也

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長。在貴自由。重考驗。務進步。惟貴自由。故其於政治也。不甘壓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驗。故其於學問也。不徇現象。而探求原理。惟務進步。故其於社會一切事物也。不泥舊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百數千年至今常執全

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臘人其最初之登場者也。希臘之代表。惟雅典與斯巴達。雅典右文。斯巴達尚武。兩者雖不調和。而皆足以發揮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歐羅巴爲古代希臘之放影。以古代希臘爲今世歐羅巴之縮圖。非過言也。然其民族之團結力。祇能建設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國家政治。故雖握霸權於歷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屬於他國。以致滅亡。

其在第四段爲世界之主人翁者。則羅馬也。羅馬位於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爲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揮斥八極。建設波斯以來夢想不及之絕大帝國。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爲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爲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後。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於羅馬。如果嬴之與螟蛉。自羅馬解紐以後。而後此之新民族。皆賦形於羅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歐洲大陸諸國。其言語文學宗教風俗。各不相遠。皆由其曾合併於羅馬一統之下。浸潤於同種之澤使然也。故希臘能吸集哈密忒密忒兩族之文明。納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羅馬則承希臘正統。舉其所吸集者。所結構者。以兵力而

播之於世界。雖謂羅馬爲希臘之一亢宗子可也。雖然。羅馬文明。其傳襲希臘者固多。其獨自結構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傳播。其尤著也。

自希臘羅馬以後。世界史之主位。既全爲阿利安人所占。及於羅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紛紛出現。除拉丁民族即羅馬族外。則峨特民族。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

著者也。峨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戰勝攻取聞。其人爲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歷紀元前四世紀。即已侵入歐洲。發軔於小亞細亞。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諸地。直至愛爾蘭之西岸。蘇格蘭之高原。皆有其足跡焉。後乃自中部歐羅巴。蹂躪希臘馬基頓。蔓延全陸。所至競爭鬥恣殺掠。使人戰慄。故峨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響所及。亦不尠。雖然。其人能冒險而不能忍耐。故戰勝之結果。無一可表見。而其血氣之勇。終不足以敵羅馬節制之師。卒被征服。及羅馬亡後。遂服屬於條頓人之軛下。今之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及法蘭西人之一部。實峨特民族性質之代表也。

條頓民族之移住歐洲也。在拉丁峨特兩族之後。而其權力之影響於歷史。則過之。自中世以後。歐羅巴歷史之中心點。實條頓人也。其民族移動之原因。及其年代。雖不可

確考。要之自西歷紀元三四世紀始樹殖於歐羅東部。而其中有勢力於歷史上者。復分四派。其在東歐者曰高特族。Goths 其在西歐者曰福倫喀族。Franks 其在北歐者曰撒遜族。Saxons 亦稱日耳曼族。其在南歐者曰阿里曼族。Alimanni 茲將千餘年前條頓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

條 頓 民 族		高特族之位置	福倫喀族之位置
西歷紀元三世紀			居來因河之下流
四世紀		本世紀中葉西高特族始見於多惱河之下流其末葉東高特族自多惱河下流入布加里亞	本世紀中葉入於加利亞建設多數之小王國
五世紀		西高特族建設王國東高特族轉入意大利建國焉	本世紀末葉大敗羅馬軍使法蘭西(指今地)境內不留羅馬隻騎復勝高特阿里曼諸族
六世紀以後		本世紀末葉為東羅馬帝國所滅其支派占有北日耳曼之地	建設查里曼大帝國成今日歐洲羣雄樹立之勢

之位置沿革表

撒遜族之位置	阿曼里曼族之位置
自埃士河越埃爾比河宅居於今荷斯頓及丁抹諸地	居多惱麻因兩河間即日耳曼中部也勢力頗強屢挫羅馬軍
本世紀中葉撒遜人分爲兩派一派越海與盎格魯人共征服英國之大部別成所謂盎格魯撒遜民族者其一派蹂躪大陸諸邦	本世紀之末爲福倫喀族所阻遏其進路
六世紀以來屢與福倫喀族爭鬥至九世紀福倫喀王國建立撒遜人亦全占有北日耳曼之全部十一世紀盎格魯撒遜人全征服英國	

由是觀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實惟阿利安族中羅馬人與條頓人爭長時代。而羅馬人達於全盛。爲日中將昃之形。條頓人氣象方新。有火然泉達之觀。峨特人雖奮血氣之勇。偶聳動一世耳目。而其內力不足以敵此兩族。曇花一現。遂爲天演所淘汰。歸於劣敗之數。自六世紀以後。而全歐文明之霸權。漸全歸條頓人矣。

躡條頓人之跡。而有大力於歷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險之精神。道義之觀念。論之。條頓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堅實耐久。立於千苦萬難之中。毅然終始不失。

其特性者則斯拉夫人殆冠宇內而無兩也彼等好戰之心不如條頓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躍馬執劍則無論如何之大敵決不足以懾其前彼等個人自由之觀念視條頓人雖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從於一定主權之下聽其指麾全部一致以為國民的運動又遠非條頓人所能幾也故識者謂世界史之正統其代條頓人以興者將在斯拉夫人非虛言也

十二

條頓民族既興以後而羅馬民族之力尙未衰中世史之末葉意大利自由市府勃興實為今世國家之嚆矢而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人當十四五世紀國勢且蒸蒸日上西關美洲東略印度南開南洋阿利安人之勢力範圍始磅礴於歐洲以外其主動者皆羅馬人也雖然以物競天擇之公例羅馬人之老大終不敵條頓人之少年未幾而荷蘭人起與之競爭未幾而英吉利人起一舉而代之近則德意志人復駸駸然凌厲中原矣故覘羅馬條頓兩族之盛衰但於其殖民歷史之沿革焉足矣北阿美利加也初為法人班人所開今全屬盎格魯撒遜族矣南阿美利加也本為班人葡人所開今印度也後卒全歸英轄南洋羣島也初亦班葡人航海所覓今全為英荷屬皆告我輩以兩民族消長之明效也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權其百分中之九十分屬於白種人而所謂白種人者則阿利安人而已所謂阿利安人者則條頓人而已條頓人實今世史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

(未完)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續第十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的瑪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之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為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為謬見。孰為遠謨。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即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

非真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殆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氣。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普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往爲革命之媒。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

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回。愈。劇。其。秣。馬。蓐。食。爲。政。治。上。秘。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那。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矚。時。機。之。將。熟。也。乃。蹶。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主。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爲。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隄。友。助。以。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爲。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王。莫。屬。也。雖。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毋。竊。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

肯○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鶩○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爲○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領○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爲○議○員○是○即○皮○阿○士○布○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軼○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爲○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觀○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鉉○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頷○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願○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胆○不○屈○之○人○也○然○其○所○志○實○在○於○是○君

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噫矣。眼跳矣。燈花矣。烏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堤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其朝王統。一旦轟斃。路易拿破侖。被舉爲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蠢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燄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咸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爲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入甕。繩還自繩。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意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

衝陳吳之鋒者。爲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爲昔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頒憲法以救眉睫。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爲國民軍。

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爲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日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域以解。奧軍之怒。顧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即後此意大利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鵲血。以誰聞。沈沈鼎湖鑿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齋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一頓挫。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後。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爲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

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將軍。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已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起。忽雌伏蜷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首領培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培志伯遇刺客。皮阿士怖惶。不知所爲。乃孑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

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皆翩翩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併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酒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爲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爲法蘭西今新改爲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即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戢。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侖第二。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攬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爲不道。逐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乃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砲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九。卒

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擊。爲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刃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的人議場。鮮血淋漓。胄鎧全赤。旣折旣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顱。惟以乞降免難爲獨一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襲敵卻之。於第二戰鬥線以外。驀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旗。已懸於桑安啓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尼知事不可爲。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一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蜷伏於腐敗教會所譖諛之敵軍之膝下。毋甯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且演說於軍前曰。

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地。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接。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

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車。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擯。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突。入。奧。陔。吸。數。百。年。公。敵。之。血。衍。衍。其。醉。猗。

此一段莊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趨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十健兒。蕭蕭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纓船以向我國。僕必爲足下効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日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爲。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贊畫。當羅馬國難之時。夫人有身既八月矣。

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劫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澹。事與心違。初被追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暮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爲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婉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開猩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爲國珍重』。而長嘆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坏土。自此以往。爲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爲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

名爲農夫。隱於卡。菩。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未完)

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

(續第十一號)

雨塵子

第四節 軍備與商工業之關係

近世財產心之膨脹帝國主義之盛行其目的不在領地之開拓而在貿易之擴張其他既足收容我人口注入我資本則不必奪其地之主權放任之可也保全之亦可也安可據古時民賊輕功好武之成例以概今日列國哉。

列國之汲汲于軍備皆爲財產膨脹而起既於前言之其軍力不足則國之貿易不得而發達其貿易不發達則兵力亦不得而強今日之軍備非若昔之可驅民而爲之也募一兵訓一卒造一艦製一砲皆宜先拂若干價值而戰時之費用又過之是故非有莫大之報酬則民必不堪其負擔非有無窮之希望則亦無賴乎有兵也今日之世兵賴商商亦賴兵而成此經濟競爭之形勢。

中國人有言曰今日之世兵戰不如商戰夫兵惡有所謂戰哉庚子之役八國聯軍攻北

京。北。方。塗。炭。其。戰。者。雖。兵。其。戰。之。目。的。非。兵。也。英。之。於。杜。美。之。於。西。其。戰。者。雖。兵。其。戰。之。目。的。非。兵。也。列。國。因。求。貿。易。之。發。達。而。有。兵。復。因。求。貿。易。之。發。達。而。有。戰。故。其。舉。措。其。政。策。推。所。原。由。幾。無。不。從。貿。易。而。起。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于。下。議。院。有。言。曰。王。國。諸。官。職。無。不。關。係。于。貿。易。者。外。務。部。殖。民。部。以。發。見。新。市。場。保。護。舊。市。場。為。要。務。海。軍。部。陸。軍。部。以。防。禦。市。場。且。保。護。貿。易。為。要。務。農。務。部。商。務。部。以。謀。二。大。實。業。之。進。步。為。要。務。故。貿。易。者。於。政。治。上。最。大。之。利。害。問。題。也。夫。豈。獨。英。國。吾。知。世。界。列。國。皆。如。之。吾。又。知。世。界。列。國。不。如。此。殆。不。足。以。立。國。也。

欲。知。列。國。經。濟。競。爭。之。狀。況。又。有。宜。注。意。者。一。事。即。海。軍。之。漸。重。是。也。民。族。主。義。盛。行。之。時。即政治競爭之時列。國。所。爭。不。出。乎。歐。洲。大。陸。以。外。故。所。重。者。唯。陸。軍。其。所。謂。軍。備。陸。軍。而。已。及。經。濟。競。爭。漸。鉅。以。來。歐。洲。列。國。知。國。家。之。生。存。非。賴。海。軍。不。可。知。無。海。軍。則。不。足。以。守。海。外。殖。民。地。不。足。以。禦。外。敵。將。如。西。班。牙。之。見。窘。于。美。人。而。國。以。坐。斃。也。于。是。乃。忽。汲。汲。于。海。軍。其。最。得。先。着。者。為。英。國。列。國。次。之。最。後。者。為。德。國。前。年。德。皇。言。一。帝。國。自。後。之。權。力。將。移。于。海。上。其。議。院。幾。度。可。決。海。軍。增。加。之。案。其。強。據。膠。州。也。人。皆。

以爲帝國主義之實行增長在東洋之權力而不知其於國內主唱海軍議者亦因是而大揚其鋒也。

往日列國之用海軍專以攻擊敵之海岸以防礙其貿易。今國際公法日明鐵道之勢力日廣能漸減海軍之壓力故其效用不在攻而在自禦不在防敵之貿易而在保護已之貿易故今日無海軍者無貿易英國殖民之強盛中國海外商業之日衰皆是故也。

貿易之尤賴海軍者爲保護航路之一事。夫今日列國國民知坐守本國之待斃也因而求市場于海外其求之與其所以保護之者無不宜航路之安全故海軍與貯炭所尤爲其必要。近日英國對俄人之蠶食而保君士但丁據泗布拉斯島皆所以保地中海之航路。圖本國與印度交通之安全也。其親交意大利占領埃及亦然。其致力于南非亦然。美國之併古巴吞布哇獵菲律賓皆因擴大平洋貿易而求休息所也。德之帝國政畧亦以求海軍根據地而安全海外航路以發達其貿易也。香港膠州威海衛旅順大連灣政府擲之不可惜而彼所謂海軍根據地貯炭所皆得之于揮手而遂握大

平洋全權使其交通歸于安全貿易日以發達而我漢族遂亡于列強經濟競爭之下矣。

要而言之。處今日之世而欲求自存則必發達其商工業唯求商工業之發達故始大。增軍備非其軍備之可駭其商工業之可駭也使歐人資本不膨脹人口不膨脹不求貿易市場於他洲則其兵力雖強必不至騁雄于遠東而亞洲東陸仍可高枕無事也。然勢之所迫令彼不能坐食而自斃遂鼓大浪于東洋矣。

第五節 經濟競爭之中心點

歐洲地位苦寒常不饜人謀生之念故其人常羨外而厭家自中古之時。豔聞印度之富。既羨之慕之。葡萄牙之廻航好望角也。其目的在通印度。然印度不能通而開發意外之亞非利加哥倫布之西航大西洋也。其目的亦在通印度。然印度仍不通而發見意外之亞美利加其朝暮垂涎之地乃至近世始歸于英人獨得之手。歐人羨之妬之。莫知所極。而印度之東忽有第二之印度。其地廣其產博。其人多而工廉。其為帝國主義之目的。物較之印度有過之無不及也。於是乎自甲午大敗以來。列國經濟競爭之

中心點一轉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國。

歐人之初貿易于遠東諸國也。非英吉利俄羅斯德意志美利堅諸國民西班牙葡萄牙和蘭諸國民也。初不過乞通商博微利無政治上之野心也。自屢敗以後列國知隨獅之易與乃駸駸然議瓜分認勢力範圍有政治上侵畧之意及庚子之亂而列國之手段又一變前之瓜分主義勢力範圍主義一轉而爲領土保全門戶開放主義矣。夫瓜分之與保全勢力範圍之與門戶開放其利害固不必計較而瓜分云者勢力範圍云者皆政治上之侵畧列國互角之手段也。保全云者開放云者皆經濟上之侵畧列國共同之手段也。蓋懾於義和團之亂知吾族之有抵抗力而避之也。嗚呼至是而吾國遂亡于列強共同之經濟侵畧之手矣。庸詎知經濟上之侵畧較之政治上之侵畧其爲禍乃更烈也。

庚子之亂帝后西遷憂中國者皆以爲必亡。然而城下乞盟和議復就不割其土地不損其主權而唯索賠款若干勒令改通商條約及商業諸小事列國之欲何其小也。然彼何嘗小哉。彼蓋深知世界貿易之中心點將移于太平洋而集注乎中國幸此之亂。

先定百年大計使永為世界第一安全市場則將世世子孫食其利而不盡使各割土滅其主權而不經營之則如獲石田所得幾何而況外有諸強之互爭內有漢族之抵力擾亂不已為害更大今舉列國與中國之貿易額而知其分割之無益也

國名

入口貿易額

出口貿易額

合計

英國

四〇〇一五、五八七

兩

一二、九四五、二二九

兩

五二、九六〇、八一六

兩

美國

一二、四四〇、三〇二

(俄在外)

一七、八二八、四〇六

二〇、二六八、七〇八

歐洲大陸

(臺灣在外)

八、五六五、八〇七

二五、八七八、一一八

三四、四四三、九二五

日本

一七、五六四、二八四

一五、八三二、〇三四

三三、三九六、三一八

俄國

三、四四二、四四九

一六、四一〇、四三九

一九、八五二、八八八

香港

九〇、一二五、八八七

六〇、四〇二、三三三

一五〇、五二八、一〇九

其餘諸國

三五、一二〇、六七八

一三、四一〇、二〇六

四八、五三〇、八八四

此乃四五年前統計後因庚子之亂稍減今又大增

又列其上海出入船數如左

國名

船數

英國

三一五七

瑞典挪威

八五九

德國

三七六

日本

二六八

法國

一一二

美國

五二

是故中國苟治安而不亂。則列國據此數以發達。其經濟上之發達。將無窮也。列國何苦而不保全。吁。所最可悲者。其被保全者而已。

第六節 中國所受之影響

中國人種。經濟上最強悍之人種也。歐洲學者皆曰。中國人種之膨脹力。苟有善其政。府監督之。指導之。則將橫行於世界。而莫能禦。雖然。貿易從國旗之威光。而盛衰者也。其國之力。不足以自存。則民之膨脹力。雖強。將奈之何。吾於前節軍備與商業之關係。

既言之矣。

中國廣東福建兩省之民。歲脹於海外。合南洋美洲諸處計之。不下數百萬人。歐人到一地。皆能有其地之主權。中國人到一地。則爲勞働事賤役。茲固無論矣。而使是數百萬。人。能。年。以。其。勞。力。之。所。得。滿。載。而。回。國。內。地。之。人。能。日。出。而。不。絕。則。中。國。人。之。膨。脹。猶。未。已。也。而。經。濟。競。爭。之。日。烈。美。澳。各。地。拒。絕。有。色。人。種。之。法。日。以。綦。嚴。我。國。人。既。不。能。復。去。去。者。又。漸。次。歸。國。吾。聞。南。美。及。英。屬。加。拿。大。之。中。國。人。較。三。十。年。以。前。已。減。數。倍。又。再。十。年。將。絕。跡。矣。檀。香。山。之。唐。人。街。極。該。島。之。繁。盛。自。燒。毀。以。來。市。面。蕭。條。不。堪。復。問。矣。嗚。呼。經。濟。競。爭。之。世。界。竟。使。我。國。力。不。足。之。民。族。不。能。託。足。于。大。地。也。吾。恐。不。及。數。十。年。而。中。國。海。外。之。商。業。將。盡。絕。于。白。人。矣。

海外如此。內地亦然。門戶既開。外人挾其資本。以傾我國。已足制我經濟界中之外命。而又加以國力。我商工業之受官吏掣肘者。彼不得而掣之。且能藉官吏之力。以窘我人之有國家也。所以保護實業。我之有國家也。所以防礙實業。房捐地租。無所不羅。掘關卡。釐金。無所不留。難以如此時勢。立如此政府之下。而欲與外人於經濟爭強弱。

豈不難哉。故不數十年而中國內地將全歸外人資本之支配矣。外而不能脹內而不能守。最強悍之漢族。今竟無以自存也。吁。是誰之咎歟。

第七節 自存之道

中國不爲外人政治上之領土而爲經濟上之領土。不支配于外國之政治家而支配于商工業家。想中國之前途不能不爲之寒心。雖然以如此強悍之民族而竟無自存之法。吾不信也。西人評中國人曰。彼雖撲之于地。鞭之撻之。極其恥辱。而彼已從地下攫金而去。是天生能貨殖之人種也。以固有之貨殖力。據固有之沃土。以爭霸于經濟界中。固何圖而不可。吾願吾國人勿自衰也。吾國人處經濟競爭之世界。求自存之道。蓋有二要。

一去依賴政府之心。外人之政府所以謀公共之利益。其海陸軍所以保護貿易者也。故政府賴商工業家。商工業家亦賴政府。兩相依賴。兩相保助。而國力以強。中國政府不知依賴商工業家。亦不能保護之。其羅欸項抽釐稅。皆儘其力之所能及。百端摺實業而不顧。故我國民欲振興實業而依賴政府。則萬無可興之道矣。雖然經濟上

之事政府干涉之而受益政府放任之亦受益以資本力而行權于國固何求而不得是故有政府不得商工業之保護而衰亡無商工業不得政府之保護而衰弱而況我國以人種之關係歷史之仇怨固萬無可使政府與民間商工業家兩相依賴之理也英人以一公司之力能滅印度割香港願我國經濟界中人一鑒之

二以自族之力保固有之土地權力。孟子有言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愛親不及疏人之恒性夫安足怪故自族之土地權力自族不能保則無人能保之近世歐洲意大利之獨立日耳曼之聯邦皆以同一種族建一國家民族主義之勢力大振于已往之政治界吾國之不振非歐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國家之故也歐人不於十九世紀中大振民族國家之勢力則二十世紀中經濟競爭必不能強橫主此於經濟競爭世界中爭自存者皆宜如此也

凡此所言固多經濟上之言於政治上似無關係雖然二十世紀之政治非政治之政治而經濟之政治也觀帝國主義所由來列國軍備所由盛則今日捨經濟外更無所謂政治也吾願國之有政治思想者一聽予言

(完)

名家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生

『黃梨洲』

飲冰室主人近著一書名曰『中國近世三大思想家』其一曰黃梨洲其二曰康南海其三曰譚瀏陽吾憾其出版之遲遲也攬取其『黃梨洲』之緒論以實我錄而公諸世間孕育十九世紀之歐洲者誰乎必曰盧梭雖極惡盧梭者不能以此言爲非也吾中國亦有一盧梭誰歟曰梨洲先生

梨洲生明萬歷三十八年實西歷一千六百十年盧梭生西歷一千七百十二年實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其相去殆百歲故以時代進化公例論之則於百年前得一盧梭易於二百年前得一梨洲難盧梭歐產也雖當路易第十四專制極點之時代然有希臘羅馬之政體可承有柏拉圖阿里士多德之遺書可讀其能發明民義而光大之尙屬易易梨洲則生數千年一統專制之國賢哲之所垂訓史冊之所紀載其下者則贅

之說芻狗之論榜篁之政縛輓之制其上焉者亦不過言保民若赤子言牧民若禽畜而已於生民之大原群治之大本未有能夢焉者也故以民族性質論之則於歐洲得一盧梭易於亞洲得一梨洲難夫吾非欲阿吾先輩以自夸耀也吾亦知梨洲之理想不如盧梭之圓滿梨洲之發明不如盧梭之詳盡雖然以茲兩端相比較則吾以梨洲先生爲中國之盧梭吾自信非溢美之言

且盧梭亦何足以比梨洲盧梭於著書之外無他可表見者梨洲則當鼎革之交間關蹈海謀所以匡復故國遺艱投大百折不撓蓋梨洲非議論家而實行家也盧梭道心淺薄爲貧所驅放浪自汙細行往往不檢梨洲則學問氣節矯矯絕俗上接道統爲世儒宗蓋梨洲非才子而哲人也故盧梭一生之歷史常不免貽妒嫉者以口實即敬盧梭愛盧梭之人亦不過頌其大功畧其小過而終不能爲諱也至梨洲先生則不惟我輩在聞知私淑之列者頂禮膜拜即彼至迂舊至頑鈍之輩亦不能不首頰心折曰大儒曰人師若是乎我梨洲先生果非盧梭之所能及也

雖然盧梭出而十九世紀之歐洲既已若彼梨洲出而二百年來之中國依舊若此則

何也。曰：是固不可以咎梨洲也。歐洲一盧梭出而千百盧梭接踵而興，風馳雲捲頃刻。徧天下，中國一梨洲出而二百年來曾無第二之梨洲。其人者，盧梭之書一出世，再版者數十次，重譯者十餘國。梨洲之著述，乃二百年來溷沈於訓詁名物之故紙堆中者，隱若顯，不佚如縷，嗚呼！是豈梨洲之罪也。今者盧梭之民約論，潮洶洶然，風蓬蓬然，其來東矣。吾黨愛國之士，列炬以燭之，張樂以導之，呼萬歲以歡迎之。若是乎，則中國之盧梭，烏可以不著論也。人人知崇拜中國之盧梭，則二十世紀之中國，視十九世紀之歐洲，又何多讓焉。又何多讓焉。作『黃梨洲』。

『新廣東』

吾聞吾友太平洋客著『新廣東』，則怒之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新則俱新，舊則俱舊，存則俱存，亡則俱亡。而何新甲省，新乙省之可言。廣東人自知其廣東，自私其廣東，寢假而他省，尤而效之。而各自知焉，自私焉，則憂他人瓜分我之，不速而先自瓜乎。『新廣東』出版，受而讀之，其緒論之末簡云：『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親戚之急，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末如何。

也。故窺現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爲之倡則其餘各省爭相發憤。不能不圖自立。各省既圖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歸併於能自立之省。省省自立。然後公議建立中國全部總政府於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聯邦合衆國聯邦之例。卽謂全中國自立可也。此之注意有四者焉。一。因人心視其生省份之親切。易於鼓舞。二。因專力一省。易爲措置。三。因一省自立。各省得以感動奮起。不致如泛言中國各存觀望。而無實志。四。因一省自立。卽爲中國自立。人人視其省爲中國之土地。而圖自立。則視此中國自爲切實。將來聯合亦自容易。有是四者。故一省自立之說。不可不大明也。吾廣東人請言自立。自廣東始。『吾讀至是。乃大服。吾願楚人謀新。楚蜀人謀新。蜀吳人謀新。吳越人謀新。越甌人謀新。甌乃至燕齊秦晉滇黔各謀。所以自新。吾中國或者終爲中國人之中國乎。』

問者曰。新之者非恃筆也。舌也。使著一書。而卽新一省。則人人其能新之矣。應之曰。不然。言論者實事之先聲也。雞鳴而天曙。鳴之時雖非曙之時。然去曙不遠矣。若「新廣東者」毋亦廣東之一晨雞乎。嚶嚶矣。嚶嚶矣。聞而起舞者。其有人矣。

釋無賴

無賴者。通行罵人語之最不堪者也。太平洋客之『新廣東』乃爲之下解釋。轉瞬間成一最可尊貴之徽號。嘻。才子舞文之筆。其賊人乃如是哉。客之言曰。『或鄙祕密會社之人爲無賴。謂是不足以有爲。余曰不然。無賴者獨立之精神也。凡人有依賴他人之性質。則不能奮起獨立之精神。斯謂之奴隸。欲盼奴隸之籍。必須拔去奴隸之根。必須剷除依賴他人之性質。欲剷除依賴他人之性質。必須明吾爲人有頂天立地之能。非如禽獸待人而理。故無所倚賴之人。其胸中浩浩落落。其行爲活潑自由。他人所盡爲而我獨不爲。他人所盡不敢爲而我獨爲。無恐怖無煩惱無沾滯無怨悔。一往無前。死生不易而惟義之是向。是曰真無賴。是曰真獨立。』

捫蝨談虎客曰。以華文翻譯英語。則於其 *Independent* 常譯爲獨立。譯爲自主。故美國之 *Independence Hall* 譯爲獨立廳。 *Dependent* 者依賴他人之意也。冠以 *in* 則無依賴之意也。信如太平洋客之解釋也。則獨立廳亦譯爲無賴廳。可乎一笑。



國聞短評

尺素六千紙

社員某

炎熱鬱蒸。使人悶損。諸公想同感。某等避暑旅行。薄游松島。松島爲日本三景之第一。凡八百有八島。攢列海岸。如初夜星。誠爲壯觀。數月以來。爲書、卷、筆、墨、文、字、之、奴、隸。不能自由。得此頗一洗塵俗。歸途瀛車中見新聞紙。知學生與公使爭權利事。且憤且快。連日以來。有吳孫兩君見放之事。東京學生團體。激昂紛擾。達於極點。某等亦尋消問息。心幢幢然。連日不復能成一字。報中之文。大草率減色。無以饜讀者諸君之望。主臣主臣。七月初五日

學生事件。想爲讀者諸君所急欲聞。某等有所知。隨時詳告。本報之責任也。自吳孫兩君之見放。國恥觀念益湧起於學生人人之胸中。吳君出行之日。侵晨六點鐘。學生羣集新橋驛。東京之火車站相送者數百人。人心團結。蔡使當亦生畏。日本人當亦起敬。某匆匆白。同日

吳孫二君去後。神田鈴木町之留學生會館。日日集議。日本人深爲注目。其集議之詳情。某等局外。無由悉知。但其大旨。以日本人徇一俗吏之請。蔑視我國民全體。毫無可指名之罪。而放逐吾同學。吾儕靦顏留此。實無面目。誓相率歸國。寧失學問。勿失名譽。萬喙一聲。洶洶不可壓抑。其中留學稍久。年稍老成者。調停善後。煞費苦心云。聞昨日最後集議之結果。擬暫停課。以待此事之著落。若無著落。退學未晚。遂以此決議。雖然。聞學生之相率歸國者。既已逾百人云。

七月初七日

弘文學院。爲高等師範學校。長嘉納治五郎氏所辦。而外務省實主持之。其中有速成師範一科。實嘉納氏採吳君稚暉之意見。以倡立者也。留學生中。范君馨心。爲之通譯助教。會館決議後。范君亦以多病辭斯席。速成師範生百餘人。失其耳教授。失其口。遂不得不停課。此事影響最重云。然范君固主和平主義。日勸同學勿悻悻遽歸。某採訪白上。

七月初八日

留學生會館集議之日。鎮國將軍毓朗向諸學生打恭作揖無數。請其息怒。少安云。毓者宗室人。北京政府派來調查警察事務者也。有某生氣最盛。而受毓將軍之禮。亦最

多。某生竟始終不答一揖。亦太倔强。生 同日

日本之有力者集議於其華族會館。決議認蔡使之無禮。表同情於學生。特派人以其決議之條件報告於留學生會館。並代表本國上流人士道歉意。頃東亞同文會人居間調停。頗盡瘁云。亡羊補牢。東道主殆亦兢兢。某續報。 七月初九日

此次吳摯甫京卿。頗稜稜見風格。助學生張目。聞吳孫見放之次日。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訪京卿。京卿憤激不可言喻。謂日本只認得現時代表政府之公使。不認得將來代表國民之學生。實所大惑不解。以此感情東京之我國學生數百人。皆將束裝歸去。一月以後。東京當不留隻影矣。云云。菊池遜謝。言此是內務省行政之事。文部省初不與聞。其後凡日本之教育家政治家有往訪者。京卿皆峻詞厲色。不少假借云。京卿亦自束裝候船。即歸。數日來不拜一客。不赴一宴。此役以後。京卿崇拜日本。念頭減去十之九。云。某恐內地志士崇拜日本之念頭亦減去十之九。某頓首。 同日

再者聞使館爭擾之次日。菊池大臣以萬壽節赴我使館。見蔡使。調之曰。聞昨日玉體受驚。正思親來問訊慰勞。嗣聞乃係小孩子們要上學讀書。不能如願。遂來長者前撒

嬌。孩。子。們。喜。歡。讀。書。本。是。好。事。請。閣。下。放。心。蔡。赧。然。 同。日

吳孫見放以後。日本報紙皆阿其政府。莫肯主持公論。惟一西文報。名曰「日本泰晤士」者。大攻難政府。大意謂「我政府以吳孫二人妨害治安。但其所以妨害治安之實證。頗難索解。以鄙見論之。前者西人。因不肯納家屋稅。聯衆以拒政府之命。其事視吳孫二人之關係。輕重何如。於西人未嘗一過問。而吳孫則放逐不稍貸。毋亦因白種人之強權。有不易悔者耶。云云。」其言非無一理。某譯述以聞。 七月初十日

學生不平之聲

吳孫事件以後。學生拂袖歸者踵相接。識者不能不爲東方時局浩歎焉。彼國新聞。多盲從政府。不特不肯作持平論。又從而文之。學生屈鬱不得伸。乃紛紛投書本社。求掲載。志欲令天下知有眞黑白耳。來書盈篋。本報限于篇幅。未能悉載。唯擇錄一篇以代表其餘。

「吳孫兩氏被放逐之故果何在乎」 (不平生投稿)

今回我留學生中吳孫二君被逐回國。其所以致是之故。實果何在。吾人甚難索解

之。即彼國之輿論亦漠然無所歸縮。概言之約有三說。今略陳之于左。並發揮其

(一) 侵害警察權之說

(二) 妨害治安之說

(三) 身分之說

第一說曰。外國公使館駐在之國。有保護公使館不使侵害之義務。其權屬於警察。苟侵害公使館。即直接侵犯警權。至若學生請求公使之事。其正當與否。非警察所問也。云云。此乃無端之說也。我留學生請見公使之當日。其舉動之安穩。秩序之正當。觀貴報第十三冊所錄可見一斑。今設使爲此說者立證。吾恐彼必無以應也。雖然。學生等請見公使之日。公使屢推不會面。學生猶苦苦請之不退。夫學生之不退。實有最苦心在。蓋恐一退之後。再難望達其目的也。學生之苦請不退。全依正當儀式哀懇。以冀公使之一悟耳。絕非以強力要迫恐嚇之也。夫如是吾不知論者之說果從何來。

第二說曰。吳孫之放逐。非爲犯法所禁。乃恐其妨害治安。故特爲此豫防之策。乃

政上一手段也。夫行政處分。不必要有犯法之實事。唯行政官認其行為不穩當。則可矣。苟既犯法。則已入于法律問題。非行政問題也。云云。今日日本政府之放逐吳孫。標其名義曰「妨害治安」。實採此第二說。蓋此說範圍廣漠。立論最易。欲反駁之。實最難也。雖然。夫行政處分。果如是其漠然耶。吾人不能無疑。苟如論者所云。吾人之自由權利。不能不為行政者意思之犧牲。吾人苟知自由權利之可貴。則必知行政處分。是有限也。明矣。據日本刑法。唯害國家政治組織者。其處罰最嚴。不特準備行為處罰。即意思表示亦作犯罪。學者解說之曰。此與刑法原則相反。乃一例外耳。實出于立法者不得已也。云云。今謂吳孫妨害治安。不特無事實無準備。且並不見有表示妨治安之意思。而行政者驟以妨害治安之名加之。其本於何意。吾人雖不知之。要之此名實非適當。則敢決言也。況此事與害政治組織。豈可同日而語哉。

第三說乃前二說之後援也。其說曰。吳孫之放逐。絕非法律上之意味。亦非政治上之意味。唯是強求面會公使。非學生身分內所應為者耳。云云。夫學生等之求見公使。苟非以暴力脅嚇。循儀式以求見。則此古老專制之說。不待余多辨之。而識者自

明黑白。故余不反駁之。唯欲問之曰。信如子言。不法學生等不守身分。強求見神。不可侵之公使。罪惡薰天。日本臣民羞與此輩同履土。當屏逐之歸國。不容猶豫。吾想文明國政府。斷不採此卑污之語。以宣言於天下也。

右三說之論點不同。要之爲蔡一人洗脫則一也。何故爲蔡洗脫。欲明文明政府不袒私而庇不義也。其言柄可謂極得體矣。然細察之。奈未足以掩天下知者之目何。余於諸方面觀察。皆不能明吳孫被放之故。乃質問諸多人。皆曰別有緣故在。叩其說則曰。吳孫之放逐實非因上三說之故。乃出于蔡公使之請耳。公使乃主權者之代表。公使之請。即主權者之請也。國家固有拒絕請求之權。然欲友誼之圓滑。則應亦外交手段之一端也。云云。論者之說。固未嘗無一理。夫公使雖有代表主權者之資格。然其一動一作。非盡是代表主權者。於許多事件。可作一私人之資格觀之。國際公法有其例也。年來。明詔屢降。鼓勵學生出洋留學。其言昭昭。天下所共知之也。日本與我國情勢最通。豈當事者猶未知之耶。今蔡故意妨碍學生入學。明背聖旨。實出于一人私意。非代表主權者之意。雖孩提無不知之。今日日本政府容認蔡之

背。行。爲。屏。斥。彼。一。私。人。之。正。義。之。敵。而。曰。圓。滑。兩。國。友。誼。以。吾。人。觀。之。此。乃。日。本。政。府。與。蔡。一。個。人。之。友。誼。非。邦。國。之。友。誼。也。吾。更。讓。一。步。論。之。設。使。果。無。鼓。勵。遊。學。之。明。詔。我。政。府。之。意。亦。與。蔡。雷。同。然。妨。害。入。學。之。舉。動。實。正。義。所。不。容。日。本。政。府。聲。大。義。于。天。下。曰。以。開。發。我。國。爲。主。義。夫。開。發。云。者。決。非。求。外。國。歡。心。之。謂。乃。啓。勗。其。人。民。之。謂。耳。我。政。府。之。志。在。塞。民。而。日。本。政。府。之。志。在。開。發。我。民。主。義。之。大。眼。目。既。異。豈。容。因。小。私。而。屈。大。公。今。回。之。事。正。此。二。大。主。義。相。爭。之。演。劇。今。日。本。政。府。助。彼。以。鋤。此。拋。棄。一。國。之。大。主。義。以。徇。不。正。之。私。情。聲。大。義。于。天。下。如。彼。其。壯。也。而。實。行。如。此。其。卑。也。豈。文。明。政。府。所。爲。耶。

吾。疑。堂。堂。日。本。政。府。未。必。出。此。吾。人。不。敏。頭。腦。粗。鈍。到。底。難。索。解。其。故。唯。望。知。者。教。誨。耳。

或。曰。國。際。法。未。發。達。之。今。日。放。逐。外。人。不。必。求。深。遠。緣。故。不。觀。之。俄。國。乎。彼。迫。逐。猶。太。人。盡。沒。其。財。產。豈。有。故。可。主。持。乎。曰。處。今。日。「權。者。權。利。說」盛。行。之。世。吾。不。必。與。子。爭。但。所。欲。辨。者。緣。故。與。正。義。二。者。不。可。不。別。天。下。事。雖。多。無。正。義。然。天。下。事。未。嘗。

無緣故也。俄之逐猶太人。出於人種及宗教相嫉之故。乃事實上不可掩者也。故今吳孫之事。謂吾人難索解其故。猶可謂其無故。則決不可也。

『悲奴篇』

頃得北京匿名投書。有自署中國四百兆民之一張氏者。題曰悲奴篇。所述都中近事。有足令人髮豎皆裂心顫肉麻者。勿曰區區小節無關大計。社會風潮之所趨轉瞬間。至於此極。天墜之憂。豈惟杞人吁嗟。奴兮吁嗟。奴兮世無林肯孰從而拯之。世即有林肯亦孰從而拯之。亟錄以告乎不願爲奴者。

悲乎悲乎。吾三千萬方里之土地。今猶得傲然自命曰國乎。奴而已。吾四萬萬之人民。今猶得忝然自居曰人乎。奴而已。國烏乎。奴政權侵於人。利權奪於人。土地圈限之。權隸於人。國脉存絕之。權操於人。一事也。人嗾之人。利之奔走。恐後奉命。惟謹。非是則漠然矣。是之謂國。奴人烏乎。奴無自漲之力。無愛群之心。無競爭之能。營營戢戢。蝮伏蝟縮。攫滅亡而不懼。甘魚肉。其如飴砧而嬉焉。釜而游焉。猶冀人之哀而存之也。是之謂人奴。

等國也。吾烏爲奴之人。奴之也。等人也。吾胡爲奴之心。奴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吾得而易之曰：悲莫大於心。奴國奴於人國之奴。奴於國奴於國者。且奴於人之奴。以自保其奴。以自奴其奴之奴。於是乎有奴於奴之奴。

雖然。吾聞古今中外之爲奴者。服賤役已耳。操苦工已耳。衣服飲食居處言論一切自由權利。不得與平民等已耳。苟時而鞭笞之。奴必忿於心。苟時而汗辱之。奴必羞於色。苟時而逼其妻女。而淫之。奴必突然暴怒。而不可制。果若是。而不忿。不羞。不怒。者。世必謂之。奴非奴。而今所聞於吾之奴。何如也。吾爲吾奴。恥吾爲吾奴。悲吾不忍爲吾奴。言吾又不忍不爲吾奴。言也。反袂掩面。爲吾奴含淚告之。

新簡輿使吳德璋之出都也。乘火車至天津。倉卒登車。偶躡某西兵之足。西兵不知爲欽使也。揮之以鞭。吳固能西語。立與之辯。且自白爲新簡欽使。西兵曰：旣爲欽使。尤宜知禮。復鞭之。吳無如何。含忍而已。

崇文門城樓高而濶。人跡不常至。近有西兵數人。招土娼聚樂其中。金墉石甃。竟化陽臺。某牧師過而知之。走告步軍統領。謂西兵無禮。貴國胡勿驅禁。當事以事關交

涉慮啓爭辨亦遂置之。

東交民巷口有街道官廳。日前某甲經過其處。時已黃昏。西兵數人交劫之。剝其衣服而去。某意官廳有看街兵居之。方窘急時。大聲呼救。寂無應者。翌日詣職街道者。問官廳何以無人。職街道者謂初固有人居之。旋以往者輒被西兵雞姦。故人莫敢往。

陳京兆璧之眷屬。由閩來京。行至塘沽。登岸詣客棧。有少婦姍姍行遲。猝遇一西人。酒氣醞醞。挾之而去。洩多人說項。始得索歸。

新捐主事王某。湘人也。其夫人夙饒風度。兼擅詩名。因其葦砧入都。固請偕行。冀一窮渤海之壯觀。攬燕臺之勝景。船甫入口。西人來驗病者。見其姿采異人。遽與調笑。幸主政力爲排解。得免於辱。而同船婦女之驗病者。莫不赤其下體云。

伶人韻芳者。名娼賽金花之義子也。近爲西人某所睨。韻芳藉以市重。頗侮貴官之舊相識者。日前西人復往尋歡。脫陽而死。韻芳恐甚。稔知西人之父爲馬洋人。急招之至。哀之以腎。馬洋人謂吾子既不自愛。死所應耳。但汝須以中國極尊貴之喪儀。

殞送吾子。且當命汝妻識之。貴官爲之執紼。方與于休。韻芳念此。甚不難。立即應允。而韻芳之名。因此乃如雷貫西人之耳。其素相識之貴官。事之加謹云。

前門外某娼寮。二西人往游。迫妓行淫。妓家索錢。西人不予。撞毀器物而出。至街道局。大肆咆哮。執一六品頂戴之耳。勒令究辦。該員遽令巡捕前往封禁。始得無事。

悲乎悲乎。此非吾四萬萬奴數中之一分子乎。其橫受陵辱。固如是。且爲是陵辱者。不必果西人也。華種而洋裝。華身而洋役者。方且爲虎俵焉。爲城狐焉。旌之曰西人。則吾奴視爲應受之陵辱。不能抗也。奴吾奴者。亦視爲應受之陵辱。不敢言也。誰無身。誰無妻女。長此悠悠。吾悲乎。奴吾奴者。之終不能以苟免也。

吾奴其有知乎。無知也。吾奴之受鞭笞。甘汗辱忍。妻女之淫。其性根也。其習慣也。非是則貧且賤矣。非是則竄且殺矣。本平日之所習。以奉客。我國家禮亦宜之。熙熙然攘攘然。爭先恐後。惟恐弗及。悲乎悲乎。吾奴其終焉已乎。奴吾奴者。其抑知二十世紀之奴。固不自奴不能奴者乎。消極必長晦。極必明。吾爲吾奴。悲吾爲奴。吾奴者危。

新知識之雜貨店

▲亞非利加黑人之孩童。始生時甚白。不出一年變為紫色。爾後日趨日黑。至三十歲。遂成漆精。

▲世界中不學之人。以羅馬尼亞國為最。全國人口六百萬人。有四百萬不識字云。

▲合地球蝴蝶之種類。約有二萬。

▲薔薇之種類。有七百六十八。

▲美國所有電話之線。總計長百二十萬英里。以之沿赤道圍繞全球。可重四十八匝。又比諸地球距月之長線。加五倍云。

▲美國去年一年中新刊小說。共八百六十九種。著者共四百六十七人。一人著一種。以上者僅五十人。又其中之三百九人係男子。百五十八人係婦人之小說家。

▲美國近十二年間。劫掠火車之大盜案。三百六件。昨年一年中十二件。

- ▲燕子飛行之速率每點鐘能行百二十八英里二分之一
- ▲鳥之翼力比諸人之腕力强二十倍
- ▲世界中之動物除人之外無處不有者只犬耳。
- ▲澳洲之羊八千七百萬頭。
- ▲以寺院與人口比例而計。澳洲寺院爲最多。美國次之。第三英國。第四西班牙。
- ▲巴黎去年一年中用以爲食料者蝸牛八百噸。
- ▲英國人之食物。其百分之十四係用嗜嗜薯之原料。
- ▲凡地高出海面二千二百英尺以上。葡萄不生。三千三百五英尺以上。檉樹不生。至七千英尺以上。則并檉樹亦不生。
- ▲陸上之樹木最能耐水浸者以橄欖木爲第一。
- ▲各國人之中以澳洲人爲最多飲茶。紐西倫人次之。
- ▲北半球平均溫度。正月四十八度。九月七月七十度。九月。
- ▲歐洲人種中身材最長者係英國之上流人。平均五英尺九寸一四。最矮者係法國。

下等工人平均五英尺五寸四分之一。

▲英國人之能從事于戰鬥者有百二十萬二千人。

▲凡小河平方五英尺深一英尺其流之速力一秒鐘二十英尺者可供九萬人之汲飲而有餘。

▲美國大統領之就職者以現任之羅斯福為最年少（四十四）以哈利遜為最年老（六十八）。

▲德國人有百萬馬克五十萬元以上者。伯林千三百六人。富蘭科通綿四百四十七人。迦倫二百七十人。

▲倫敦之市廳。昨一年中支出三千四百萬圓。

▲列國中號稱為國者以其海軍與人口比較。其海軍力最少者係墨西哥。僅有水雷五艘。砲艦兩艘。巡洋艦兩艘。士官九十人。水兵五百人。

▲暴雨之速力平均一點鐘走二十八英里二之一。

▲倫敦一日中製造信封之數五百萬個。針千七百萬口。鉛筆四十萬枝。

▲華盛頓死于十八世紀最終之年最終之月最終之週最終之日最終之時

▲凡生物中以鯨皮爲最厚。

▲英國之婚禮。以月而計。則四月爲最多。以日而計。則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最多。

▲印度孟買之火車站。爲世界火車站工事中。最費多金者。

▲以百萬人中比較。盲眼者有六十五人。



小說

愛國女兒傳奇

東學界之一軍國民

第一齣 宴花

(旦扮髮西粧上)

(踢繡毬) 沈沈春覺日出蓬山。這驚醒紗牕年少。病難痊。顏漸老。聽封姨。颯母呼起風潮。

江山錦繡催紅女。家國存亡卜紫姑。儂家謝錦琴是也。憂時有淚。蹈海無緣。憶自幼稚以來。即受家庭之教。緯絲不恤。常懷憂國之誠。鍊石將成。獨抱補天之志。這也不消說了。今日早春天氣。園中移種泰西名花一株。名曰維多利亞。現已盛開。特請志士胡彥復、張枚、福、鄒公恪、女史于孟班。一同到家賞玩。早近亭午時候。諸君敢待來也。(淨扮胡彥復上) 電達朝廷。新奏疏。(生扮張枚、叔上) 風行中外。小文篇。(小生扮鄒公恪上) 聯邦政治。無民黨。(小旦扮于孟班上) 巾幗蕭條。缺女權。(相見握手介)

（小皮靴）積陰如暝。海天如罩。寒食清明將到。流光容易。却愁綠到芭蕉。粘烟芍藥。帶雨薔薇。難作新詩料。招來海畔一羣鳥。種將天上幾枝桃。讓儂家春色好。

今日諸君齊到。對契友。賞名花。已備濁酒一樽。開園小飲。就請赴席則个。（衆赴席

介）旦

（前調）重重花影。日光微照。華燭何須高燒。凡葩俗艷。任他帶醉扶嬌。綠珠俠骨。紅線奇情。婢似夫人少。是將國色移三島。不比春深鎖二喬。這天香非俗好。

（小旦拈花展問介）請教姊姊。這花十分艷麗。只是維多利亞原乃英國女皇之名。緣何這花有此名目呢。（旦）賢妹有所不知。這花本是西種。祇因朶大枝高。不比尋常之品。所以一時人士愛慕。央皇功德命名。這花以誌不忘的意思。（小旦）原來如此。我想英皇即位以來。把區區三島。整頓得隆隆日上。近人曾有詩云。旂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爲謂泣時。可謂贊美得體。所可恨的。咱們借大中華。愈趨愈下。黃河以北。既入俄國範圍。揚子江以南。又要爲他家殖民地了。可見國無論大小。人無論女男。南越未必不如漢家。漢家又何必不如南越麼。（旦）雖然如此。只是你看二百兆女

兒是何氣象啊。

(四門泥)只有這四百餘州堪吊。莫說甚金剛男子。更無个弱女苗條。金蓮款步。柳枝腰。面樓深鎖。如花貌。珍珠簾。悄人兒。怨遙銀荷燈。小繡兒。嬾挑抱琵琶。那知道。捧向誰家抱。

(淨)女史一腔血淚。痛哭裙釵。吾輩男兒。更當愧死。真箇精神獨立。言論自由。欽佩。欽佩。(旦)豈敢。(小旦)我想女教不昌。民權不振。國勢一定不强。姊姊以爲何如。(旦)

(前調)更說甚謝女班。姬陰教。早知是無才是德。還只怕詩思文妖。五言八句。便稱藻。鴛鴦二字。都顛倒。秋思画閣。塞外衣。刀春情銅道樓上。等簫縱千種。聰明也只合堅守。中郎竈。

大凡國勢愈衰。壓力愈重。壓力所施。每于女兒愈甚。印度羅馬諸國史。班班可考。只是吾輩。適當其衝。卻如何是好呢。我只怕的。

(金剛石)怕只怕。怕金戈鐵馬。期將到。怕只怕。怕槍林劍樹。驚風颭。怕只怕。怕小鳥翩翩。難往。

穩○危○巢○怕○只○怕○異○鄉○還○流○落○青○草○風○又○飄○飄○雨○又○蕭○蕭○商○女○不○知○亡○國○恨○到○秦○淮○猶○
自○停○橈○則○索○要○劫○灰○保○護○着○弟○兄○寄○則○索○要○太○平○先○打○个○清○黃○醮○愁○也○誰○熬○怨○也○誰○熬○
自○家○斟○酌○算○只○有○千○鈞○重○任○肩○上○輕○挑○

(小旦)姊姊寄懷俠抱。愚妹不及了。看看天色將晚。我們就此告退罷。(生)今日一
番盛會。領教多多。何妨分付耀華寫真店。同拍一照。以記盛情呢。(淨)我們照好之
後。即名爲中國四少年圖。就請枚叔公恪兩位。各題小詩。互相傳誦罷。(旦)
(尾聲)海天精衛原雌鳥。要博得震旦家家拜女豪。願素手纖纖扶得江山好。

(衆下)

本篇係由東京留學生某君投稿某君憂國熱腸久爲同學所推重且精嫻音律
寄託遙深擬著曲界革命軍十種專以宣揚愛國心爲主此其一種也先錄之以
供同好

十五小豪傑

披髮生續譯

第十回

獸人競力顯我優強
草木効靈成他製造

卻說俄敦巴士他望見前林有一羣動物。初不知是何毒蛇猛獸。吃了一驚。及定睛看了一會。巴士他指着道。山羊！俄敦道。似是山羊。請試捕之。巴士他道。活捉麼。俄敦說聲是。就覺那飛彈離着巴士他的手。決破空氣。向前飛去。撲地一聲。正把一隻動物的足絆住。其餘都驚惶遁了。兩人走近細看。見那動物正在極力掙扎。急忙按住。原是一個母獸。有兩個獸兒。還在旁邊股栗。似是依戀其母。不忍舍去的。俄敦道。我意這獸。定是「威冠亞」巴士他道。「威冠亞」莫是有乳汁的麼。俄敦應道。好不是。兩人贅了幾聲妙絕。這獸酷肖山羊。足稍長。毛較短。又沒頭角。一人牽着其母。一人把着兩子。笑嘻嘻歸到川畔。各人見了。爭來賞識。無何晚飯既畢。分頭就寢。是晚杜番輪值守夜。到三點鐘時候。忽聞他發聲大喊。驚得各人從夢中醒來。齊聲問道。杜番。有甚麼事情。杜番道。你們試聽這聲音。似是有甚麼野獸潛來窺伺我們的。俄敦道。不是「狗牙」(亞美利

加虎)定是「牯了兒」(豹之屬)了。無論他是那樣。都不足害怕的。惟慮他成羣結隊。猛然來襲耳。總是我想他亦不敢跳過烽火。突入這裡來。俄而一種可怖的惡聲。漸逼近前來。符亨怒形於色。狂呼奮躍。頻欲奔去。卒爲俄敦喝住。少焉相距十丈餘。覺有幾點光線。在黑暗中閃閃若電。原來彼等野獸。每夜到這川流飲水。今值童子們在此露宿。阻了路頭。因此不平。望着號叫。不料他的眼光。早被各人認見。驟把鎗發了。忽聽砰然一聲。像是半天起個霹靂。繼而咆哮之聲。遙在暗處。啼個不住。各人手執短鎗。團立戒嚴。再把薪添上。築了火牆。巴士他早揀了一條枯枝。正猛地燃着的。望着那野獸聚處。竭力投去。靠着火亮。見只有剛纔杜番發鎗命中的一隻動物。倒在那里。其餘不知何往。格羅士大呼道。彼等遁了。連影兒都沒有了。乙菩道。不防他再來嗎。俄敦道。想無是事。雖然我們也要準備準備。於是各人就在火邊坐以待旦。僅露晨光。立即首途。自此至法人洞。還有九邁許。是日所跑的。盡是單邊路。右邊則壁立千仞。峭如刀削。左邊則萬木森森。幾無插足。一路無甚事情。進行倍捷。下午三點鐘。早已望見法人洞。相距僅有兩邁許路。杜番乙菩格羅士三人正同着符亨先驅而行。忽回首望著後隊。連呼

留神！留神！留神！俄敦拿棉巴士他沙毗四人在後頭相隔十餘丈。聞了警報。急把武器拿定。注目四顧。已而前面茂林。突然走出一隻巨獸。說時遲。那時快。巴士他所擲的飛彈。果然恰恰可可。正中那巨獸的頭顱。把他纏了。那巨獸力甚猛。帶著飛彈狂命向林中奔竄。沙毗正拿著飛彈的索頭。幾乎被他一併拖去。幸得三童子帮手。將索頭繫在大樹。纔得拿定。杜番等亦退後來瞧。這個龐然大物。童子們從前讀博物教科書時。也曾認得他的。名叫臘馬。駱駝之屬。形狀亦頗相類。惟軀殼略小。養而馴之。可以騎坐。現時南美土人。常有用此代馬的。其性怯懦。被繫未久。早已力竭氣沮。垂首待命。巴士他急拿繩索。重新把他縛住。牽之而行。同著那「威冠亞」。算是這回遠征的捕虜了。胡太晚飯後。獨在洞外閑遊。遙見七人欣然歸來。急忙報知洞內。留守武安。便率著同人。走出洞來。鵠立等候。少頃七人到了。彼此握手。齊呼萬歲。同進洞裏。各把別後情形。述了一會。却說俄敦等出行之後。武安監護著幼年的。十分周到。無微不至。各人都感激起來。越發敬愛他。惟是武安常為著佐克。放心不下。一日呼至無人之處。問他在衆人面前。為甚麼這樣瑟縮。佐克含糊答應。別無甚麼緣故。武安著急道。汝終不肯告

訴我。你想連我都祕著嗎。我不是你的哥哥。我不能坐視你終日愁愁鬱鬱。必要尋出你的病源來的。你究竟爲著甚麼。弄成這樣呢。佐克聽著。悲不自勝。久之纔道。哥哥。你必要盤詰我甚麼緣故麼。唉。哥哥。你或者可以寬宥我。總是各人呀。說至此處。便停住了。只是淚如雨下。嗚嗚咽咽。叫了幾聲饒我罷。饒我罷。武安不忍再窮詰他。心中想道。聽他纔說的話。定是對著衆人。犯了甚麼大罪了。我無論怎樣。總要設法把他盤問出來纔好。立意定了。剛俄敦歸來。因暗把佐克對答的話。詳述一番。并求俄敦助著自己。定要佐克把真情吐露。纔肯干休。俄敦斥道。武安。你必要強他說出。究有何益呢。總聽自行其志罷。何必要俄們旁人逼他。他說有負我們。纔是真話。亦不過兒戲的甚麼小過罷了。何苦逼他太甚。令他心中更難過呢。若使他果欲自說。我們即不强他。他亦不能忍口的。勿管他罷。武安聽了。不復作聲。暫將此事擱下。各人一日檢點食物。見往日所差度的。都漸漸短了。湖邊設的陷阱。雖然時時有些獲得。總是爲額甚少。究不足敷衍。因決議在那湖沼近處的茂林裏頭。揀了幾處恰好地方。穿了幾個宏壯陷阱。這回縱有「獬加里」及「威冠亞」龐大的野獸自來送死。亦可絆住。充各人數

日的食用了。十一月一月之中。年長的正爲這土下忙著。年幼的更從巴士他的指揮。在石壁下與法人洞相距不遠之處。把胥羅船的舊板。造了一間小舍。用帆布蓋上。塗滿松脂。以當瓦面。又向茂林中伐了許多材木。圍插四面。將俄敦等帶回的幾個牲口。都放在裏頭養了。後來復在坑裏捕得一隻臘馬。巴士他及韋格又使飛彈捕得「威冠亞」一雄一雌。各人復在欄內劃出一區。以供養禽之用。七面鳥、珠雞、鴉、雉等。隨時獲得無算。令善均伊播孫等最幼年的。從事看守。莫科既有了「威冠亞」的乳汁。又拾得許多鳥卵。惟是砂糖漸覺少了。俄敦吩咐除禮拜及祭日之外。不准動用。逼得莫科無法。不然。每日飯後。必可造出各種點心。供奉各人了。莫科正爲着這事焦悶。一日俄敦率各人往陷筭林逍遙散步。檢察各種植物。忽見一叢修木。葉色濃紫。俄敦就近看了。懽然大呼道。這不是一蘇芽美葡嗎。原來這種樹糖質甚多。把他截斷。有汁液滲出。入鍋煎熬。便可製成砂糖。比從甘蔗榨取的。味稍劣。惟用來弄菜。卻無大分別。童子們現在正短此物。其歡喜自不消說。俗語有言。人心不足。得隴望蜀。童子們既得了砂糖。更欲釀些美酒。每日滴幾杯。以解抑鬱。俄敦因命各人採集材料。着莫科照法造

了。好些。往日所採歸的茶葉。又是香味俱佳。從此他們飲料。就十分饒裕。獨惜釀了酒。菜一門。武安想着石壁下有坡陰遺下的荷蘭薯。現在雖然變了野生。若將他培植培植。或者可以反本復初。仍舊可食。因費了許多心力。可恨勞而無功。虧得將船中帶來的蔬果。雖係所餘無幾。珍重藏了。有時拿些頒出來嘗試。覺得清淡而香。真是珍羞不換。這也算物以少爲貴了。卻說俄敦一意要把硝藥節省。留作後用。極口勸各人練習飛彈。又着巴士他盤木爲弓。拔釘作鏃。使獵手試用。韋格格羅士兩人早已習熟。藉此射取許多禽獸。總是俄敦太秘惜硝藥。似犯了天公妒忌。偏要造出一個境界。強他破戒。十二月七日。杜番密告俄敦道。俄敦狐狸及那豺狼的暴戾。我們實忍之無可忍了。那畜生常趁着昏昏長夜。結隊橫行。把我們設下的陷阱。張下的羅網。破壞淨盡。敢將我們千辛萬苦養來的牲口。都劫掠去了。俄敦道。怎不用蹄索捕他。杜番道。豺狼尙可。狐狸就不行了。韋格連夜設蹄索。株守以待。卻不料那畜生狡黠異常。莫來送死。俄敦沈吟半晌。不得已拿了幾十包火藥。交付杜番。杜番喜得眉開眼展。急約了武安。韋格格羅士他乙。韋格羅士沙。毗各人。自此夜爲始。每夜在那陷阱林口。家族湖邊。潛身竊

伏待其出現。輒便狙擊。一連守了三夜。共斃五十餘頭。從此法人洞近傍。不復見這種畜生的足跡。童子們卻喜得了數十張狐皮。將來很有用處。至十五日清晨。忽見童子們洶洶湧湧。將巴士他苦心經營的大車。駕上兩匹獵馬。車上載了硝藥、食物、大鐵鍋。又有幾個空樽。十五人裝束停當。都跑出洞來。把洞門關上。竟投那方去了。看官你估量他們是遇了救星。趕緊起程歸國麼。抑或因着甚麼緣故。要遷居別處麼。這都不是原來前此守冬的時節。淫雨不絕。往往天昏地暗。日間尙要點燈。纔覈分辨東西。因此把洞內所藏的油。幾乎用盡。莫科平時宰牲。雖曾將他脂膏留下。以備製造蠟燭之用。總其所積無多。料然不能持久。知道胥羅灣頭有無數海豹。可以獵來搾油。但係辦這樁事。愈人多愈佳。喜的路程不遠。又無險阻。他們久已決意。共走一遭。見是日天氣清明。故此束裝起行。八點鐘時候。早到了沼澤林。土耳其及胡太本是個最年幼的。跑到這裏。足已疲倦。倒憩路旁。不復能行。武安稟命俄敦。請將他兩個搭載車上。仍循沼澤而進。忽見前頭相離約有一矢之遠。有一巨獸。正在沼澤中彳亍來往。見童子們呼躍而前。倉皇四顧。倏然竟投灌木叢中狂奔逃去。土耳其道。那是甚麼。俄敦道。「頁婆婆駝麻士。」

武安道。又有呼他河馬。胡太道。那里像馬。沙毗道。不如呼他爲豚。反算象形的。各人都不覺發笑起來。路上東顧西盼。不知不覺。早已到了胥羅灣。拿表一瞧。短針正指十點。仍在從前造木筏時張布帳的川邊。設了露營。略停一會。弄飯喫了。遙看海濱一帶。風景依然。見那礁石之上。有百餘頭海豹。群集游處。悠悠自得。不知獵者之襲其後也。比及亭午。日光融融。則見彼等躍登灘上。或臥或跳。好不羨煞人麼。童子們恐怕驚走了他。潛身樹間。裝束停妥。把善均伊播孫佐克胡太土耳其託交莫科照管。吩咐在此等候凱旋。各人拿定火器。便悄悄地緣陔而行。到川口一張。見那海豹并未走了半個。因躡身偷入礁石之間。匍匐蛇行而進。有分

胥羅灣上 鐵血橫飛 法人洞中 光明普照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文苑

飲冰室詩話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已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驚。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闕。千載黿黿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

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揜。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攬亞槩。合奧莎米爲鰈鰓。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即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一十九棋初告終。搏搏負地趨大同。神機掉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鱣鼉。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棣通。是時閉距議。自守何異毛毳當鑪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旣懲勿省庸。非惜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搥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裹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釁。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警欬。知交迺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僕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已。圭角細與加磨礱。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

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它。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
 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足弟子也。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為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携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已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爰急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髮髻少年時。讀書未馳驚。即此感生平。流轉亡音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亘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筆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淵深等時相過從飲酒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園。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為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壘。才短衣食迫。窮老仍愚顛。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問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淵。山陽一聞笛。中鏡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詣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

四

無媿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詮。昔者山海隔。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筌。事窮我公起。謂侯官嚴氏吾族殆帝憐。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素狂狃。耽吻常涎。興亡有一定。名世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流連。何時一尊酒。甞勉爲執鞭。……蔣子智由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掃塵書一床。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已亥秋問蔣子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白土。持此照震旦。可謂見膏肓。陳子錦鑿者樂。與蔣相翱翔。疇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托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元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呿舌爲僵。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八荒。瀟瀟涼風至。白露降爲霜。蒲柳與松柏。於理豈久藏。爲我著明德。毋亟耀其光。……湛湛一尊酒。淵淵十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即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爲。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亘古不得徐。東流到黃海。應滌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懣聊一舒。侘傺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羆自我涂。邱聃竝千古。曠能辨有無。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

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似。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大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匣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

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
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
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
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
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
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離。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
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中國近事

◎開缺緣由。王侍御乃徵。日前曾遞封奏。稱四川拳匪大熾。皆總督奎俊等之罪。濫陳十餘款。并聲明奎乃榮祿胞叔。故劣跡久著。無人敢參等語。前月二十三日已有旨。將四川提督藩司等官全行更調他省。而成都府阿麟有縱匪情事。立即革職。惟奎則依然如故。高侍御枋因之亦于是日彈劾。摺中所陳。與王侍御略同。故有奎俊著開缺之旨。

◎修律延期。修改律例。早已派定沈侍郎伍京卿。惟政府本意只欲略採西法。修而不改。今東南各督擬請大加更改。以收治外之權。而迂腐無識之輩。必出而阻撓。故朝廷于此事。尙未定議。沈伍二君亦無從動手。

◎仇視新學。據聞現政府中頑固者。慮大學堂告成後。學生皆喜新學。則必與伊黨爲敵。故凡承辦大學堂各員。稍有未妥處。伊黨即聳人奏參。因此現大學堂大臣頗爲掣肘。目下張百熙時時爲人參劾。恐難久安其位云。

◎擬興海軍。直隸總督袁世凱。今春曾奏陳興復海軍事宜。每年酌籌一百十萬兩。爲常川經費等因。已紀前報。茲據東報所載。本月初七日袁復上一書。妥籌章程。其類如下。一、廢北洋南洋之名稱。以期號令統一。且沿海警備。亦可聯絡周密。二、編定常備豫備兩項艦隊。使各異其任。常備艦隊准備戰鬥之用。豫備艦隊即補助常備爲救援者。三、在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東設立海軍警備府五處。四、各警備府各掌其防汛界內之警務水師統領總理其事。五、馬尾造船廠宜極力整頓。爲將來製造軍艦水雷艇小輪船及其他軍用船之地。又宜于該廠添造砲銃等物。六、江陰宜新設海軍兵學堂一所。以訓練海軍士官。教習延聘外人。

◎拘拿新黨。陝撫升允于前月突將宋伯魯拿獲。即密電政府請旨懲辦。旋政府覆電。着其交地方官管束云云。升允所以將宋拘拿者。聞係受臬司樊增祥之欺。以冀取媚于舊黨。不料兩宮並不苛求。反責問誰令拘拿。某軍機奏稱曾保康某獲罪革職。兩宮諭曰。保康者均何人。曾定何罪。又一軍機曰。保康如張之洞劉坤一張百熙皆自行檢舉。并未置議。外如徐致靖李端棻等之監禁。前歲下詔維新。皆邀恩赦。兩宮怒言曰。

徐李既釋。豈可再禁宋某。又厲聲曰。此究誰令拘拿者。某軍機從頭奏曰。懇從輕議。令交地方官管束。始邀旨允。以存升允顏面。

◎簽約有期。中外改訂稅則。現已就緒。與約之國。未曾預議者。爲俄羅斯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四國。蓋該四國在華貿易有限。故可樂從他國之議也。至所改稅則。可望于日內簽押。年內可期舉行。約內貨物估價係照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結押算其時價值。較之現時略低。又海關可得年結一百之四二五。稅則內所開各款。亦較前詳細。

加稅免厘。盛呂兩大臣在上海與英使開設之初。張香帥事事與之反對。幾無一條不駁。盛呂無可如何。即約馬凱君親就江鄂會議。于是十餘日之久。京中未得張奏。一日忽來一電。則事事皆已照允。并力陳此次辯爭之功。是日即旨派張之洞爲商務大臣。其實所爭者不過廠稅每百抽七加至每百抽十。及其餘數小節畧加更改而已。其緊要條目。仍與盛呂原議無異也。

◎還津條約。天津交還條約。既承英美德法日各公使允諾。定于本月十二日

行交收之式矣。茲據東報所載該條款要項如下。一削平大沽砲臺及其他北京海濱有碍自由交通之砲臺。今都統衙門既撤。未削平之砲臺。當交駐津列國軍司令官經理。所需經費。係從都統衙門現存之款支撥。一據議定書第九條。認中國政府維持北京海濱間之交通。占領某地之權。天津其一也。故雖都統衙門裁撤之後。聯合軍目下所占領之處。仍可繼續駐屯。一外國軍糧軍裝等。均免徵稅。及附加金。一中外宜防衝突之機。故議距天津二十華里以內。中國不得駐屯軍隊。一當設沿途交通線及火車站。鐵路兩側二里之內。各國司令應有管轄之權。一凡削平之砲臺。及天津城壁。中國不得再築。亦不得沈設海岸防禦。一都統衙門收支計算。爲聯合軍司令官所指定者一人。直隸總督指定者一人。隨時檢查。砲臺削平以後。除費用之外。餘款當交付直隸藩庫。一都統衙門當差。亦外國軍人。無論何事。不關於中國人者。不得拖累。一外國軍所役華人。倘有背違法律者。當由軍令官自治之。中國官衙不得過問。一外國軍所需避暑之地。必當占領。一都統衙門所定目下施行之刑律。當裁撤都署之時。將清冊交付地方官。地方官須確實施行。但都統衙門所判決民事刑事詞

訟。地方官不得重行審議。一都統衙門之記錄在領事保存有利害之關係者。得取調之。一天津及都統衙門管轄之內。住民所有課稅。都統衙門行政之時。均已完清。中國政府不得再向此等人補徵。前記條款之外。並准總督府設護衛兵三百名。此次條款。雖比舊約頗有寬嚴之異。然中政府平素怠慢。故不得不承諾也。

◎還路條件。交還津榆鐵路。由胡雲楣侍郎辦理。甚爲秘密。今據所聞各條件照錄如左。一因聯絡海陸起見。一旦有事。須先載兵及糧餉。此係舊年各國議定之約。一因聯絡起見。所以各國于駐紮兵隊之火車站。須派置辦事員若干。一鐵路沿途電綫同時交還中國。若各國尙有軍務。均可使用。一各國若有軍事通電。可用原來電柱。一火車站地方。尙要改移。又若推廣鐵路。中國政府須先與公司妥協商議。一交還之時。所有俄國專管之山海關火車站。須同時還付。一以上各國意見相同。定於西歷八月十四號還付。附件 一自張家口到北京之鐵路。中國政府須以自力經營之。不得仰他國之助力。并爲押當。一自通州至秦皇島。又自保定至天津之鐵路。以後若別有布置。公司任之。

◎奉天善後 奉天西南一帶俄兵已定于華八月內一律撤退。惟鐵路衛隊不在此例。計分布各處俄兵統砲馬步工四項共二萬三千餘人。撤退後即應調華兵接防。但目前瀋營無多。不敷分布。武衛前軍又未能悉數調赴關外。亟須添募新軍。趕行操練。以便屆期接替。增將軍以事難從緩。而餉無從措。疊次電商軍機處暨北洋大臣。聞政府之意。須俟袁慰帥來京。方能商定云。

海外彙報

半月大事記 西歷八月
上半月

▲八月一日路透電。英兵部大臣皮洛的力在下議院言及在德國所購之鎗砲。較之英國自造爲佳。

同日電。澳大利亞某礦山失事。致斃二十七人。當時救出一百四十五人。尙有被壓者一百人。恐難施救也。

▲二日路透電。日本小松宮親王。現已離聖彼得堡。前赴馬斯口。將乘西伯利亞鐵道返國。

同日電。俄政府近撥款一千六百五十萬金磅。爲修造士里丁士克至伯拉高發士青士克鐵路之用。

同日電。俄京某報稱現在北直隸之法軍某參將與駐京法公使同往聖彼得堡。

同日電。澳大利亞某礦山失事後。已從礦內尋出六十七人。又此次共死一百廿人。

▲四日路透電。慶賀加冕各兵隊。已准予禮拜三齊集。日來各匠搭蓋看臺。排設椅座。頗形忙碌。賀典所經之處。皆建豎牌坊轅門。

同日電。英泰晤士報得杜蘭斯哇訪事函稱。現議設法招雇華工前往杜國。

同日電。杜將寶薩、底威特、底拉利三人。未往歐洲時。曾稱某在地方聚會時。衆曾舉其出外募捐資。贍養國內孤兒寡婦。

同日電。今日德皇在拉福兒地方會晤俄皇。

同日電。俄國有諭將今年兵籍增至三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名。較之去年加多一萬名。

▲五日路透電。日本水師提督伊集院君。已蒙英皇召見。法國哺占尼皇后。亦曾觀見英皇。

▲六日路透電。英皇今日乘車返蹕倫敦。

同日電。英皇及皇后由口斯起程時。波士茂治海口各兵艦。及日本兵艦。皆放砲迎接。抵域多利亞車站乘車回宮。沿途瞻仰者。甚爲踴躍。

同日電。英水師提督西摩君。近曾致書泰晤士報云。予與劉坤一極爲交好。劉請將上海兵撤去。予亦甚以爲然。蓋各兵初意本暫時駐滬也。

同日電。英爵乃克蘭君在下議院宣言。新議商約。已有照會致各商會館。及商民之與中國貿易者。又言英政府已咨商各國。將中國賠款減輕。並將上海戍兵撤退。惟此事英國不能獨行。

同日電。美國商稅大臣沙京法君。甚以裁厘加稅作抵爲非云。加稅有礙各國。尤于美國爲甚云云。

▲七日路透電。希臘丹麥兩太子希時公爵及各國親王均同到倫敦。

同日電。英皇御駕抵波士茂治岸時。除朝中各大臣均在彼迎送外。日本水師提督伊集院君。亦在碼頭迎候。

同日電。日本伊集院君曾蒙英皇召見。日本淺間高砂兩巡艦均在士必黑海口排列迎送。觀此可見英日兩國邦交格外親睦。

▲八日路透電。英皇傳諭國人。謂前者朕躬不豫。國內及屬地印度人民皆爲隱憂。忠

愛出于至誠。復將朕加冕之典改期。朕心實感云云。

同日電。英下議院秋季以前。尙須開議。現正討論學校事宜。提議二十款。已有七款妥議。惟義塾問題辦理不易。故刻下尙未就緒。

同日電。英大臣張伯倫君簡總郵政司。以繼倫敦打利侯爵之任。

同日電。英政府議派大臣六員查考南非洲戰事始末。

同日電。英內閣大臣更迭者五人。

▲九日路透電。英皇今日正午十二點四十分鐘在威士綿士打禮拜堂行加冕之禮。同日電。英皇在威士綿士打禮拜堂行加冕之禮時。儀容甚整。路旁瞻仰者不計其人。蹕路所經。衆皆歡呼頌祝。是日各處均放假一天。惟街道修飾較初時所定略差耳。英皇御體極佳。在禮拜堂內舉行各禮。毫無遲疑。答詞聲甚嘹亮。諫太巴科總牧師舉冕加皇頂上。約克總牧師舉冕加皇后頂上。禮畢。英皇皇后即乘圭乘車回宮。抵宮時。已兩點零五分鐘矣。英皇復盛服戴冕。同皇后出御樓。大衆歡呼。英皇及后對衆鞠躬。至晚各處燈燭輝煌。極一時之盛。

同日電。英前相沙侯因抱微恙。故英皇加冕請假未到。

同日電。英廷近製一種功牌。面鑄忠誠職事字樣。以備賞賜國內文臣有大勳勞者。

▲十一日路透電。英皇今日召見內閣大臣。新任各官。交接後新官十八人。遂行發誓之禮。英皇召見各大臣後。即將維多利亞寶星賞給臣工。

同日電。英國藩屬大臣今日末次聚會。

同日電。美政府現已議定允認日本佔守瑪加斯海島。

同日電。西伯利亞鐵路火車來往歐洲。現有定期。計由法京至北京只需廿二日云。

同日電。美總統已准太平洋海電公司布設舊金山至中國之電線。聞此線路係由哈威意坎姆非律賓三處佈設。

▲十二日路透電。英皇今日召見倫敦府尹的姆士低兒君。府尹遂將國內人民報効加冕經費十一萬五千萬金磅呈繳。英皇賞收後。擬將此款撥入英國大醫院。並稱上帝保朕在世一日。務使該醫院費用充足。無事挪借云。

同日電。英國前在波士茂治地方建設英兵在中國庚子陣亡紀念碑。昨提督西摩

君已往該處行開光之禮。

同日電。美國各報現仍論及瑪加斯海島一事。各報意見謂路士希兒統領遲疑觀望。致佔守不成。又稱美政府已遣船往探威克及米威兩海島。據云。皆有日本人居留。又云。美國欲佔瑪加斯海島。并不阻日人在彼居住。惟不欲日本管理該地耳。

▲十三日路透電。南美洲法尼蘇拉地方。近有叛黨攻襲巴斯郎那城。相持六日。城終被陷。該黨遂入城大肆劫掠。當交戰時。彼此均有死傷。統領六員。參將廿三員。均陣亡。此外兵匪共死一百六十七名。美國意大利荷蘭三國領事署。皆被劫掠云。

同日電。俄國苛考夫城。昨日有匪徒突向巡撫某親王連放四鎗。間有一鎗擊傷頸部。刻兇首已經拿獲矣。

▲十四日路透電。英國各藩屬集議捐助在倫敦建立維多利女皇屬國碑記。加拿大允助三萬金磅。兄倫呢二萬金磅。紐西侖一萬四千金磅。呢他爾一萬金磅。

同日電。法國教師滋事。勢仍震動。法政府刻已派兵前往比利丁呢地方防守。並將滋事多人罰鍰監禁。以示懲儆。

餘錄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吳君等目視公使怒甚。呆不知所出。小林氏曰：好了。你們話亦太多了。吳京卿曰：你們話太多。自然公使不願意。只事情終可緩緩商量。今天我們去罷。吳君曰：小林先生與欽前先生之言甚是。況此時欽使盛怒而出。皆學生等不善措詞之故。於義當從先生等之言。自行早歸。惟今日之來。學生等非爲一人之私。在學生一人。欽使或以爲獲罪。則責之辱之皆唯命。此本又一義。至於今日所請學生之事。現在之九人。參謀部滿口允許。惟欲將原咨事由更正。重行咨送。即可作准。本無所用其商量。而方來未已之學生。欽使苟殷勤勸學。方以多多益善爲快。倘以妥實五人之環保呈請。亦應隨時咨送。以免遠學之困難。似又無需商量。商量且不必。何須緩緩。我國敷衍成習。國以隳頹。豈蒿目時艱者。尙不能各探良心。力矯此弊乎。今日學生等求見欽使。如此其不易。參謀部並無不准之詞。欽使堅以爲不准。如此其不可解。學生等千言萬語。婉曲懇直以請。

命。欽使雖心許之。而欲養蓄其威重。不肯即假詞色。如此其不喜直捷。則今日學生等。蹉蹉然而來。貿貿然而去。不知欽使之繼見何日。又不知欽使之詞色能假與否。恐數十日之奔走。終付流水。而學生之進校。徒成畫餅。是以先生等訓誡之言。雖甚可佩。學生等之意。終欲於此行得欽使之一諾。故今欽使雖盛怒。學生等惶恐冒死。不敢不仍待後命。欽使或事冗。學生等可暫坐于此。雖飢餓一二日不辭也。吳京卿與小林氏再三勸出。然惟以爭得面子云云相告。並不以學生之公事爲可否。最後小林氏因向公使處數往返。不得要領。遂告諸君曰。如諸君意。許三端。何如。諸君曰。請示之。小林氏曰。第一端。嗣後私費入成城學校學生。得妥實五人環保。公使即爲咨送。諸君曰。是。小林氏又曰。第二端。咨送之後。日本參謀本部或不允。公使即爲力爭。諸君曰。是。小林氏又曰。第三端。力爭不可。公使則爭之。至於辭職。諸君皆頓首曰。懽謝我公使。懽謝小林先生。諸君謝畢。小林氏方欲有言。吳君曰。先生之言。欽使請先生傳命乎。抑出於先生之厚意乎。小林氏不語良久。曰。第一二端。乃欽使之意。第三端。則我代欽使允許耳。異日公使應辭職而不肯者。我當請彼辭職也。吳君愕然正色曰。先生之厚意。豈不可感。

至辭職之說。重煩先生之要請。學生等謹九頓首叩謝。不敢受命。我國公使之辭職。若先生以大日本之人而干預之。是重辱我國國體也。先生念唇齒之義。不願我國之不國。當不以狂言爲罪。學生等之意。若與先生一個人之交誼。念今日之厚情。無不可允許之事。至於事涉兩國。惟有死爭。不敢退讓。語畢。以首叩地曰。謹辭先生厚賜。願重待敵國欽使之命。小林氏怫然變色。拱手告辭曰。以兄弟之言爲不必可聽乎。如此兄弟亦無詞可贅。請從此辭。吳京卿曰。好了。爭到如此面子。真算十二分了。吳君曰。先生之言。是何言歟。此次先生之來。一舉一動。爲天下所觀聽。凡有損辱國體之處。宜慎之又慎。如何命學生輩草草受命乎。况辭職之請。斷非學生等所敢強迫。若欲強迫。當已倚重小林先生鼓掌而歸。徐求微信于小林氏之門。不必重煩欽使之面命矣。又辭職與否。亦未敢重要欽使。不過因欽使素淡榮利。欲得坦然之訓教。以爲實心親愛學生之據耳。京卿曰。吾與汝宗旨不同。其時小林氏雖怫然。然尙不忍惹置。又謂諸君曰。聽我之言否乎。諸君曰。必請欽使面命。或請先生傳命。或求吳先生代命。京卿曰。我不能。我亦不以汝等之舉動爲然。小林氏嘆曰。姑再言之。又入內室。久之出。仰首正立。手持其

鬚曰。諸君可歸矣。辭職之說。非所宜言也。吳君等頓首曰。豈不良是。此必出于欽使學生之意。欽使若重愛學生。果能慨然以此意與學生相許。則學生之愛欽使。亦必有加。欽使今日申命學生。亦可縷責留東學生之失。俾痛加洗除。方今國步艱難。君臣上下。俱當以良心相見。請今日欽使萬不可云。如此要請。則刁風不可長。作官場無謂之疑猜。以待今夜在室之學生。吳京卿嗤之以鼻。小林氏啞然微笑。徐曰。諸君竟不能聽我之言乎。吳君曰。先生之言。至爲可感。唯自午前十一時至今。不獲學生入校之究竟。惟以緩詞相答。學生等實不敢承命即去。貴國二重橋畔。京城之重地也。尙許小學校生徒累百十人。在彼體操唱歌。以敵國之學生。在敵國公使館之客座。以禮列坐。靜待數日。獨不能耶。吳京卿曰。請毋詞費爲空言。小林氏曰。然則必不能聽矣。諸君俱頓首曰。惶恐惶恐。及舉首。小林氏已出。京卿曰。好了好了。此時已十一時。我向來九時即寢。今亦倦甚矣。爾等不若至我。萬喫飯。吳君曰。學生執當仁不讓之義。先生此次一出。所係非輕。請勿以尋常酬應處事也。此次之事。先生之執事未敬。容亦有之。京卿曰。即此便算當仁耶。吳君曰。學生發狂。以爲此即當仁。京卿曰。好了。面子爭得十二分了。聽了

小林君之言罷。諸君曰：先生是何言歟。此即可算爲國乎。吳君曰：學生發狂，以爲此即爲國。京卿恚曰：我看你們現在的二十餘人，也做不出一個風氣來。于是諸君雜答曰：若是好風氣，即一二人亦可主持。京卿曰：好了好了。如必不肯聽，我去恐不美。吳君笑曰：學生等知警察員已備齊，果警察員來捕，即隨至警察署。吳君之意，以爲既貼坐無纖毫失禮，何至捕拿。况學生請命于本國之使署，比諸本國人在本國京城叩闈，亦覺至矣盡矣。即比諸義和團，何至自請聯軍入都。又自吳君以下，共學生二十六人，其間尙有幼孩數人，使署自參隨以至僮僕，又有吳京卿之子弟，不下四五十人，以兩人縛一人，亦堪自治。想欽使必不忍引他國之警員，捕已國禮坐之學生。故雖目視警員之叢聚于室外，而淡然置之。京卿知不可與語，乃出，就對面洋客座用膳。嗣有使署繙譯馮君孔懷，舊識吳君，溫勸吳君。吳君等叩首謝之，彼亦去。室外一時俱寂，並警員亦出就外舍。吳君等無可奈何，垂頭而坐，腹中飢火如焚，口渴神疲，兀然假寐，寂無音聲。諸君方有入夢者，忽室外聲大作，皆驚視。有佩刀者，有執紅白燈者，有似兵官狀者，三四十人，共入室，呼諸人起。廿六人者，無一能解語，不知作何詞。似聞一服紳士洋服者，對

吳君云。速自行。往警署。免執持失体面。又於衆中指孫君曰。哭拿甫泰利大開。猶云僅捕此二人。吳君方欲有言。已有兩警員各執一手。如扶孝子然。飛擁而出。見孫君亦由一警員挾之出。餘人各奔隨。警員執灯十許簇護之。至使署外。細雨如織。警員擁吳君及孫君直向北趨。諸君噪欲同往。爲警員逐散如流星。吳君等走一里許。至警署。警員釋手。稍似禮貌者。命就接應所坐。致一火鉢。備吸淡瓜巴。久坐。命吳君一人至內間。亦似客座者。署長方在座。命同坐。語言不通。以筆代談。先問宿所。次問姓名。次問何日到東。次問何故誘多衆迫公使館。吳君言去者有名單。皆可捕問。如誘衆有據。即請治罪。否則公使妄入人罪。亦宜查問。署長無言。又問去見何爲。吳君曰。因入校之事。署長曰。既爲入校事。何爲穩和之途。不出乎。吳君云。膝坐而語。徐徐謹對。始終坐地。未尺寸移。不知穩和何如。署長無言。又問入校挾何目的。吳君即以小林氏所許三事。爲學生之同願。僅因其間有出小林氏意。于國体未完。故尙待後命。忽捕至此。署長無言。有譯人告曰。上官心裏明白。你無事。可回去。吳君言無面目見人。願永禁。署長及譯人皆笑。姑至始入之室。其時夜半之一時有半。孫君復去問話。吳君倦甚。假寐而坐。比醒。

天已明。署長與譯人至吳君室。謂曰。孫君願歸。你亦可歸。吳君不願。署長問用意之所。在。吳君曰。被捕固當。入校事尤注意。署長曰。入校事。午後二三時可再來。與小林共計君等之便利。吳君聞將計便利。大喜。即曰。如此願暫歸。遂會孫君同出。時天甫明。雨不止。警員殷殷問識路與否。謝之而出。得一車。吳君與孫君同歸。是日中歷六月廿五也。午後吳君至。警署二長與小林氏均晤坐。吳君再向小林氏申前夜之說。小林氏拒不許。吳君曰。此事本無與先生事。姑置之。請爲問昨日被捕何故。小林氏初不肯。後堅請之。署長言捕拿非日本警察意。乃清國公使所命。必往問公使。吳君欲即日往問。不能許。言三日內禁不令學生入使署。約二日後再去。吳君遂歸。吳君之在警署也。留學生因聞昨日之事。有四十五人至使署求見公使。入署與警員論理。未捕者二十餘人。仍捕至署者周君家樹等二十餘人。皆稍問即釋。其明日。中歷六月廿六日。遇 皇上萬壽日。吳君因警署已許人入署。先爽約。遂作書告之。隨同學廿餘人。共至使署。祝 萬壽。并問入校及被捕事。警員二三十人列署前。不得進。急闔柵門。如禦大敵。吳君通意于闈人。不許。遂告明日一人獨去。

二十七日午後。吳君一人獨往。仍爲警員及閹人所格。惟閹人對甚謹。且約三四日後。公使必賜見。近方商榷前夜之事也。吳君唯唯。自是吳君之寓常有巡查守瞭。六月三十日夜。范君源濂因議教育事。留吳君宿彼處。巡查亦終夜立門外。七月一日。吳君欲依使署約。再謁公使。留學生會館幹事諸君言入校事可有成議。切囑毋往。遂未去。吳君與同寓人在日本橋買書物。二日早九時向近。忽一警員至吳君寓。約吳君孫君共於十一時至警署。並言道路不可辨。已命巡查三人同行。十時。吳孫二君同出。巡查小林氏大賀氏小山氏三人尾後。遂共坐人力車。徑至警視廳。警視廳者。東京警察之總署。非前夜麴町一區之警署也。入門後。坐接應室。一巡查先入。久之久之。已午後一時。方招得一譯人至。共見廳主事管井誠美氏。禮之。命坐。出內務省大臣內海氏令曰。清國留在之吳敬恆孫揆均二人。查有妨害治安之事。即令退去本國。傳與本人知之。并令明日早六時。即偕巡查從瀛車至神戶。由神戶上瀛船回上海。譯人者。多半不能解。吳君等請治裝遲一週行。不許。請本木曜至橫濱。又不許。請本日暫歸。又不許。無如何。止可聽之。雖婉曲陳此次情形。皆止歎惋。以爲大臣命令不可返。吳君等遂笑受之。然仍軟禁之於客室。警官等尙以求書等博生趣。

蔡使第二次要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吳孫二君既退去。秦君毓鑒以此事大辱國體。大失國權。是日本政府徇公使之請。或日人干預而公使不知。固非學生所知。顧事關國家。學生自有應盡之義務。不容漠視。然學生無權。惟有仍懇公使力爭挽回。謀之張君肇桐等。亦以爲然。乃擬長函。署名者秦君毓鑒。張君肇桐。吳君榮。楊君我。江湖君克猷。許君家澍。顧君乃珍。鈕君瑗。夏君士讓。沈君宏豫。共十人。中歷七月初九日由郵局寄呈。

原書以限于篇幅
擬俟下期補登

初十日署名諸君約同謁公使。嗣因人多。恐公使疑慮不見。唯秦君張君二人同往。進使署。有巡查詰問。告以欲見欽使。尋有閹人來。各出名刺與之。閹人入內。良久出曰。欽差有客不見。有事見王監督可矣。王監督者即王君雷夏也。引入一室。室內有額曰聽濤。招翠樓。秦君謂閹人曰。欽差有事。吾等可坐以待之。有要事須面陳。不欲見王監督也。閹人出。旋有隨員張君季生來。告以見欽使之故。乞爲轉達。張君允之。入內良久出曰。你們的信尙未接到。九人入成城事。欽差萬無不允之理。唯須待福島回來與之商

量。至吳孫退去之事。雖若可爭。然是日本的法律。張君肇桐告以不可不爭之故。且有可爭之理。張君曰此是專門學問。我不敢率爾而對。且待你們的信到了。再徐徐商量。今日欽差有事不見。日後再見罷。秦君等辭之而出。

十一日下午顧君鈕君同往使署。見王監督。王君之言。與昨日張君所云大略相同。十二日下午秦君夏君沈君同往。閩人入告。出曰欽差有事不見。你們的信亦已接到。所請均可緩商。秦君曰既不賜見。可賜復諭否。閩人曰欽差說明日有覆諭。可以親自來取。一定不誤。秦君恐失約。出名刺書其上曰。十三日來取覆諭。以示閩人。曰一定不誤乎。曰不誤。遂歸。

十三日諸君因今日可得公使覆諭。均欣然欲往。下午二時半。秦君毓鑾張君肇桐胡君克猷楊君我江顧君乃珍許君家澍劉君鍾福陳君秉忠夏君士驥沈君宏豫鈕君瑗約同詣使署。嗣因人多恐干妨害治安之例。遂分班而往。秦君一人先行。至則正門已閉。僅啓東側門。有巡查二人禁不使入。旋有關人出詰問何事。秦君曰求見欽差。閩

人曰不見。秦君曰見王監督亦可。探懷中片紙書姓名與之。閩人與巡查低語片時。遂引之入內。在樓梯下遇王君。同入一室。即前所至聽濤挹翠樓也。秦君以來取覆諭并求見公使意告之。王君曰昨日見欽差。欽差云吾宗旨已定。以後學生來一概不見。兄弟見你們來的信。說得很是。恐欽差看不清楚。反復誦說。欽差亦已明白。云九人入成城事。一定不送。吳孫二人退去之事。是日本政府的法律。與欽差不關。命兄弟將此意告訴你們。並沒有復諭。你們亦不必見了。秦君曰學生等今日來已第四次。言人人殊。第一次見張君季生。則曰九人入成城事。欽差萬無不允。終要待福島回來與之細商。吳孫退去之事。亦可從緩商量。第二次仍因公使不見。來見先生。先生云云。與張君意略同。第三次并先生亦未之見。閩人傳欽差諭云。明日有復諭。可以親自來取。今日先生乃云並沒有覆諭。九人一定不送。吳孫退去之事與欽差不關。何以前後歧異若此。令學生等不知所遵。誠欲面見欽差。一釋疑團。王君曰今日兄弟所說。實在是昨日欽差面諭的。至於張君所云與閩人所告。兄弟不知。秦君曰就入成城學校一事而論。欽差第一次諭文云徐圖轉圜。第二次諭文則云礙難咨送。前兩次先生及張君又云欽

差萬無不送之理。論文與傳言不同。論文又前後不同。傳言亦前後不同。學生等實在不明白。王君呆想半晌曰。什麼論文。秦君曰。論文登在日本報上。日本人都曉得。豈欽差衙門的人反不知耶。王君曰。鳴。就是論帖罷。自然以論帖爲準。略語未已。聞外間人聲喧雜。奔走樓上下。若有大事者。忽聞人啓門來告曰。又有數學生欲見王老爺。王君曰。我因邊監督回去。暫行代理。我實在並不是監督。要見我什麼。我爲他們已奔走了。不知幾許。見了欽差。欽差云。學生一定不見。你將此意告訴他們。就是略。要見我什麼。聞人出。王君又謂秦君曰。兄弟生長江蘇。故江蘇人來。無不竭力招呼。爲這件事。兄弟已不知走了幾許。見過欽差。請欽差見見學生。欽差云。你們不要來胡說。我自有宗旨。學生們一定不見。唉。欽差不見。你們有什麼法子呢。秦君曰。江蘇人承先生厚遇。固甚感激。然觀先生對閩人云云。不但欽差不賜見。即先生亦不賜見。不但先生等不賜見。且并使館而不能入矣。學生來時。正門已閉。警察看守。今屏於門外者。不知幾多人。學生幸而至此。必求望見欽差顏色而後退。王君無辭。旋去。久之來曰。這是沒有法子。只可仍爲你們去奔跑。就是略。適張君肇桐等十人亦至。王君遂去。有頃來曰。欽差云。宗旨

已定。學生一定不見。欽差意思盡於兩次諭帖上。張君肇桐曰：爲何不見。如疑學生等有他意，可仿小試例，搜檢身子而後進見。王君及旁聽者皆笑曰：這亦何必呢。諸君錯雜陳對。王君忿忿而去。秦君等無可奈何，只得默坐待命。室外闐其無人，惟聞別室隱隱有聚議聲而已。久之有二僕來，善爲說辭，勸秦君等散。秦君等婉言却之。頃之有馮君孔懷與二日人至，一紳士服，一武裝，均警察官，相視不語。馮君者使館繙譯也，亦以欽使不見之意相告。且問如何而後諸君肯散。秦君曰：毓慶等此來有二事，一爲吳孫押回，大辱國體，請欽使至日本政府力爭事；一爲鈕君瑗等九人欲入成城學校，仍請欽使保送事。力爭事爲重，保送事爲輕。如欽使決計不肯保送，此事不妨作爲罷論。惟吳孫退去事，大辱國體，大失國權，欽使爲中國之官，學生爲中國之民，欽使可爭而不爭，是欽使放其責任。學生可請而不請，是學生棄其義務。欽使已放其責任，故學生決不忍再棄其義務。學生微賤無能爲力，故唯有懇求本國公使與彼力爭。如欽使不允力爭，學生等決不忍退出使館一步，必求得請而後去。如欽使允爲力爭，即不面見，賜手諭以示信。學生即遵命而退。此次求見，與前次吳孫求見事全不相涉。吳孫爲學生

入校事而來。毓鑾等爲爭回國權事而來。前次欽使以吳孫爲首。故重辦二君。此次欽使如欲究爲首之人。則毓鑾爲首。即以片紙書姓名授馮君。懇其轉達。馮君允之而去。時已五時。觀者如堵。頃臾馮君出。致欽使之命曰。辦理此事。欽使自有權衡。賜見賜諭。萬萬不能。諸君云。前數次來求見。言人人殊。是真是僞不可知。非面見欽使。終不能得要領。馮君疑衆人訾己也。辭色之間。亦頗悻悻。時王君及向日所見張君季生亦來。徧向衆人遊說。以從緩商酌爲言。秦君曰。吳孫押回。已非一日。學生等所以不急來求見者。以爲欽使必有措施。靜俟數日而無所聞。始而上書。繼而求見。一而再。再而三。不謂不緩矣。辱國體。失國權。此何等事。而以從緩二字推諉乎。如押回之事。出于欽使之意。是開門揖盜。忍心害理。固不可謂人矣。如日本無故而干預也。則欽使分所當爭。何必待學生之請。乃學生請之而不允。且拒絕不見。是何心歟。欽使不以學生待學生。學生決不忍不以欽使待欽使。唯忍不以學生待學生也。則前例具在。警察威嚴。不妨再借。唯不忍不以欽使待欽使也。故必堅請力爭。所以不負欽使。所以不負國家。所以盡國民之義務也。又有以日後求見爲勸者。秦君曰。今日來此。已屬萬幸。自今以後。使館且不能進。

况求見乎。胡君沈君張君亦相繼辨之。王君等知不可說。乃向鈕君劉君曰。你們諸位如何。如以我爲友。聽我一言。我們且去散散步罷。鈕君等亦不爲所動。秦君乃正言告王君等曰。諸先生百般遊說。不過欲學生等散去耳。此辱國大事。諸先生均中國人。不引爲己責。猶忍爲此遊說之言耶。忽有一魁偉丈夫。美鬚髯。身著藍衫。棗紅馬甲。潤步入門。大言曰。此事本與我不關。我不過從旁勸說。欽使任大責重。第一顧邦交。第二保護商務。第三方照料你們留學生。何得因區區小事。與日本政府決裂耶。張君等曰。辱國體。失國權。何等大事。豈區區留學生小事乎。彼丈夫者揚揚而去。去已遠。高聲言曰。欽使不肯見。我們有什麼法子。我們能將欽使捉出來麼。頃之又曰。那是沒有法子了。只有叫巡捕來了。王君又來曰。此室是我們吃飯處。今飯都不能吃了。請諸君在此用飯罷。衆人皆退出曰。請諸位用飯。學生等竊忍飢待命。不得命。飢餓一二日不妨也。均立於廊下。僕人尋來點燈。觀者皆去。諸君仍入室。列坐。未幾王君來曰。我們要來吃飯了。請你們出去。於是諸君仍至廊下。警察官二人引巡查七八人上樓。分立兩旁。隨員僕役亦紛沓至。王君拉陳君出。繼拉劉君出。拉鈕君。鈕君不肯。拉秦君。亦不肯。學警察

官對衆人言。多不解其語。語畢。乃引巡查挾秦君出。諸君亦被擁而出。出館門。巡查命各散歸。諸君皆謂辱國大事。請飲使力爭而不得命。反召警察驅逐出門。胡忍散歸。竊立斃以待命。皆堅立不動。有一警察官操漢語曰。歸則歸。不歸則往警察署去。諸君同聲曰。不歸。逮捕則唯命。諸巡查遂掖秦君等而行。約一里許。至警署。同去者有楊君張君胡君許君夏君鈕君沈君顧君共九人。均軟禁之於應接室。致米湯二壺。諸君飲之。坐良久。一警察官能漢語者。手持一紙。命各人書姓名于上。使秦君入內。署長南面坐。命秦君坐側。授以紙筆。命述此事緣由。畢。署長閱之。一人操漢語曰。吾上官明白。諸君可歸。以後往使館者。不得過三人。秦君出。復召胡君入。亦如是命之。久之乃出。十一時釋回。